



舞台劇本

鍾雲鵬

民國五十二年生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畢業

曾發表／

「無法蛻變的蘭」

# 大樹下的牛

舞台劇劇本組第二名 鍾雲鵬

## 【劇情大綱】

土目仔在台灣受日本統治時期與其妻辛勤耕作。美軍來轟炸期間，其妻為保護最小的女兒金妹而不幸過世，因而土目仔獨自一人扶養三個兒女。台灣光復後，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土目仔好不容易取得一大片土地。同一時間他的大兒子金城帶著老二金保與金妹至隔村偷牛，卻不幸又奪走了他最摯愛的唯一女兒而一夜間白了頭髮。土目仔心力焦迫審問金城與金保之際，又將金保的腿誤傷而造成終生殘疾。晚年的土目仔因操勞過度得了不治之症。他的兒子們為了減輕他待斃的痛苦病情，瞞著土目仔賣房子與土地來支付昂貴的嗎啡藥錢，土目仔在無意中發現了這個事實之後……。

本劇題旨，從脈絡上雖意指土目仔家系，但劇中的阿通伯又何嘗不是呢？如是觀照，誰亦能逃脫主宰者與被主宰者之間的權力交涉……。

【本劇以台語演出為主】

幕拉起，南部農村居家，舞台正中央是客廳，舞台左方有一大門，左後方亦有一門可通後方，此門雖是門卻沒有

門，僅靠著不及地的黑帆布遮掩後方，客廳中間有一四方型飯桌，三面有長條椅子，靠後舞台的那一面擺了個拱壇，桌上有一些假的四果供品，延伸桌面則有一至為明顯面目姣好的觀世音神位，於神位兩邊有一副對聯寫著『佛揚法顯無崖邊、祐福祐康渡眾生』，插在拱位一支支為數不少燒過的炷香，襯托出陳家香火頂盛。客廳與左舞台部份場景在第五場之前是固定的，舞台右方則可依照各場不同的需要而變化。

## 【序場】

【右舞台燈光亮起，左舞台不亮，場上空無一物，一男子與金保，金保腳略有點癢】

男子：我看算去。

金保：你到底有沒有幫我引。

男子：怎麼會沒有。

金保：對方怎麼說？

男子：可以是，人家是沒……棄嫌啦，不過……

金保：怎樣？

男子：我看算了，我還是勸你不要去。

金保：甘有什麼問題？

男子：我恐怕你待不下去。

金保：在什麼地方？

男子：比以前更遠了。

金保：越遠越好，我還怕不夠遠呢？

男子：快靠近基隆了。在台北與基隆中間有一個叫做八堵的山區。

金保：到底做什麼？

男子：挖煤碳啦！頭家做人還算不錯。現在有缺一些人手。

金保：我什麼都可以做。

男子：你要了解，挖煤碳要進山洞，整天看不到日頭，是很艱苦。

金保：再苦我也撐得過去。

男子：甘這樣子嗎？

金保：你什麼意思？

男子：什麼意思！我以前幫你引的頭路為什麼做不到兩個禮拜就不做了？



金保：幹！說到這些事我心裡就不舒服。

男子：你總是有理由。我想不出還能幫你找什麼頭路？

金保：那種頭路不做也罷。

男子：我想不懂，你家裡有你大哥在，怎麼一天到晚想要出去吃頭路。

金保：你知道個芋頭蕃薯。

男子：你在家裡好好做也算不錯。

金保：不要說這些有的沒有的。

男子：現在要找工作那有那麼容易。前一陣子好不容易幫你在台北餐廳找個廚房的頭路，與頭家吵架轉頭說不做就不做，你以為頭路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你賺的錢還不夠去賠人家。

金保：那種工作是人做的嗎？給人喚東喚西，盤子怎麼洗也洗不完，頭家刻薄的要死，打破了還得要賠錢。那有人那麼厲害，洗盤子從來不摔破，也不是什麼大事情，大聲小聲的嚷，他以為我是他家裡的狗。稍為慢一點就大眼瞪小眼，我還得看人客的臉色，稍晚一點吃是會死人嗎……

男子：那鐵工廠那次你又怎麼說？

金保：幹！更不要說到那次……

男子：好啦，好啦，我知道你有一大堆怨嘆，如果我們不是老朋友，還有你家裡的情形……我才懶得幫你找工作，我真不知道你能做些什麼？

金保：不要那麼看人不起。

男子：不是我愛說你，你自己要秤秤自己有幾兩重，字認不到幾個。更何況你的……

金保：怎樣？

男子：沒啦，沒什麼啦。

金保：你剛才不是說又幫我找到了一個嗎？

男子：你說挖煤碳。

金保：是啊！

男子：憑你，要去挖煤碳。我還是勸你不要去，無彩工啦！這樣子啦，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你再等一陣子，我幫你引好一點的工作，不過這個介紹……費，你知道我的意思，現在要找工作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總是要打通一點人情……

金保：還得等多久？

男子：這我就不敢保證，運氣、運氣啦。

金保：差不多要多久？

男子：這個要怎麼說。  
金保：我等不下去了。  
男子：你還是要去挖煤碳？  
金保：我管不了那麼多了……  
【右舞台燈暗】

## 第一場

時間：1972年某一天中午。

地點：土目仔的古厝。

人物：土目仔、他的兒子金城、金城嫂亦好及兩人的兒子榮祖。金保、金保嫂阿月及他們的兒子木添。

【金城嫂亦好入場欲找尋榮祖。】

亦好：【雖喊著，但聲音不大】榮祖啊，榮祖啊，這個死嬰仔是跑到哪裡去了？難道沒聞到這虱目魚香味，榮祖啊，榮祖啊【下】

【阿月小心翼翼的端了一鍋湯出來，置放於拱桌上，正要從後方下場時於入口遇見了金保。】

金保：煮好了嗎？

【阿月點點頭】

金保：嗯！

【阿月下場】

【金保腳一癢一癢走到拱桌前，取出了幾支香點著火，雙手手掌合閉夾著那幾支炷香虔誠膜拜著，垂著頭閉著眼睛嘴巴唸唸有詞，此時帆布後方伸出了一小孩賊頭賊腦的臉頭，是木添，他有所企圖的注視著金保任何的舉動。當金保將膜拜完的炷香插在拱桌上欲從左後方下場時，木添瞬間從帆布後方消失。不時，木添的頭再度伸了出來，確定客廳的一切動靜之後，手上拿著碗極爲小心的進入客廳，爬上椅子，伸直了身體，欲從那鍋湯中舀出了一些虱目魚。此時榮祖在剛才木添的位置亦伸出了頭來，黃雀在後觀看著木添的一舉一動。當木添得逞爬下了椅子正要離去，榮祖一股腦兒衝了出來擋住木添的去路，兩人四目相對。榮祖充滿著大義稟然的表情，木添三番兩次欲從左右方躲過他的糾纏，但都被擋住去路。榮祖盛氣凌人的直指著那鍋湯，木添雖感無奈，仍自動的將虱目魚倒回鍋子裡，之後兩人再度四目相對，榮祖則點點頭露出了勝利驕傲的微笑，木添的表情彷彿說著「你給我記住」。當木添下場之後，僅一人留於客廳的榮祖，小心謹慎的從帆布後方看了一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鍋裡以手抓了虱目魚，一溜煙就不見了，此時的拱桌上的炷香正餘香逸樑、煙霧濛濛整個客

廳。」

【金城手上拿了些文件，面色凝重從大門口上，走至飯桌上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之後即將水灑在地上，他看到了拱桌上那鍋湯打開了蓋子聞了一下，又將它蓋回原狀，但手並未離開鍋蓋，再度看了一眼之後又將它翻起聞了一次，才穩穩的放了鍋蓋，並坐在飯椅上。金城疲倦的向客廳四周巡視一圈，當望到土目仔臥室的方向，緩緩的走至土目仔的臥房掀開帆布向內望了一下，確定裡面沒有任何狀況後，此時金保入場看見了金城】

金保：你回來了！

金城：嗯！

金保：事情進行的如何？

金城：先讓我燒一支香。

【金城從壇架上拿出了幾支香】

金城：你不要不要順便也拜一拜

金保：我已經拜過了。

金城：我知道，跟我一起用手拜。

金保：嗯！

【金城抽了幾支香，點上了火，拜著壇位上的觀世音菩薩】

金城：觀世音菩薩在天，信男金城………

金保：金保。

金城：事情到這裡來，我們也沒辦法可想了，不是我們不孝，賣房子、賣土地，這都不是我們歡喜甘願的，現在這個家已經快要倒下去了，我們也沒有別的要求，只有要求妳保佑我阿爸的病可以趕快好起來，我們全家一生一世會永遠做妳的信徒，就是做妳的牛，做妳的馬來侍奉妳，我們也絕對不會有半句的怨言，觀世音菩薩假使妳能聽到我們所說的話，請妳一定要保佑我們。

【兩人拜完之後，金城將炷香插在壇桌上】

金城：先生來過了嘛？

金保：來過了。

金城：打過針了嗎？

金保：打過了。

【頓了一下】

金保：先生還有說……

金城：說什麼？

金保：先生說要是欠他的五萬多元再不還他，他說……

金城：他難道不知道我們這件事情已經決定，還逼得那麼緊。〔再度拿起茶壺欲倒開水〕幹！這些查某人是在幹什麼？我們窮歸窮，也沒有窮到連一杯熱開水也沒得喝，太不像話了！

〔兩人靜默，頓了一下〕

金城：先生又怎麼說？

金保：沒什麼，大哥……我……

金城：怎樣？有什麼話不要吞吞吐吐的。

金保：我從小讀書就卡憨漫，什麼事情卡不懂，買賣土地的這款事情，我什麼也不知道，所以……所以……我什麼也插不上手……

金城：你到底想說什麼？

金保：沒啦，這件事讓大哥較操煩……

金城：說這些幹什麼？別想那麼多，想想那麼多了，待誌就能夠解決嗎？

金保：但是我聽人家說……

金城：聽人說什麼？

金保：沒什麼啦！我只是想要問手續辦好了嗎？

金城：你不懂有什麼要緊，誰教我是老大。你如果有心學，我可以教你，所有過戶的文件都在這裡，你可以仔細的瞧一瞧，說實在的，我也希望你加減學一些東西，多學一點東西總是不錯的。

金保：你知道字認得我，不過我卻不太認得字，就是讓我看我也看不五四三。我只是要問待誌辦得如何了？先生那邊已經有點過了。

金城：嗯！辦是辦好了，不過錢要過一個禮拜以後才拿得到，所以先生那邊還要再拖一下。

金保：如果是這樣，我就知道要如何向先生說了。

金城：唉！想到買主利用知道我們急需要用錢，將賣土地的價錢殺得像殺豬一樣，我心裡就像刀仔在割。

金保：〔自言自語〕不然能有什麼辦法嗎？

金城：那個價錢……幹！

金保：八萬元是不是……

金城：怎樣，有甚麼問題嗎？

金保：沒什麼啦

金城：吃人不吐骨頭，那塊土地至少也值得……

金保：事情遇上了又能怎麼樣呢？

金城：我就是不甘願。

【頓了一下，金城情緒稍微平息】

金城：對了，我要回來時有經過阿通伯仔的家裡，我順便就轉進去。

金保：他的後事，現在怎麼樣了？

金城：差不多了，師公請了，棺材也定了，做墓的工人已經動工了……也做了一些稻草人要火化……

金保：嗯！看這狀況，處理得差不多了

金城：唉！前一陣看阿通仔伯人還好好的，最多看他也不過稍微感冒而已，洗個澡喊倒就倒下去了，之前一點預兆都

沒有，人實在是很難說！

金保：這件事情要不要讓阿爸知道？

金城：我看最好是不要，他現在的情形……

金保：恐怕會紙包不住的火。

金城：不會啦，我們有辦法不讓阿爸知道他的病情，阿通伯的事情卡簡單啦！

金保：也對。

【稍頓了一下】

金城：金保，等拿到錢之後，我們先替阿爸買一灌黑髮油，你認為怎樣……阿爸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染頭髮了……

金保：你怎麼說，怎麼好，我沒有意見。

金城：查某人呢

金保：在煮飯。馬上可以吃中飯。

金城：嗯，阿爸在睡嗎？

金保：剛才打過針了，應該在睡覺。

金城：我過去看看。

金保：早上我買了虱目魚，查某人已經煮好了，【指著拱桌上的那鍋湯】，等香燒完了，等會兒就能端進去給阿爸。

金城：我待會兒就端進去，我進去看阿爸，忙你的吧！

【金保點點頭，隨即下場。】

【右舞臺為土目仔的臥室，有一張雙人床，床邊有一小櫃子之類的擺設，臥廳之間亦是以黑帆布為間隔。土目仔臥室的燈光亮起，金城走入土目仔的房間，土目仔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金城爲了不打擾到土目仔，輕輕的收拾房間裡的東西，土目仔馬上知道有人進來】

土目仔：金城仔。

「金城馬上換一張愉快的臉」

金城：我以為你睡著了，所以不敢叫你。

土目仔：我那有那麼多的眠可以睡？唉！在過不久就是不想睡也沒有辦法了。

金城：不要說那些的，怎樣，今天有比較快活嗎？

土目仔：不是都一樣？

金城：我是說先生來打過針，精神應該比較快活。

土目仔：有啦！先生來打過針，有比較快活一點。不過，只要藥效退了，就會痛得天壽哦！以前三天只要打一支，現在

一天要打三支……

金城：哦……先生是這麼說沒有錯啦。

土目仔：先生到底是怎麼說，我每次問他，他只會傻傻的笑，什麼也不告訴我，只會像白癡一樣說「快要好了！」「快要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像個白癡被人家騙，只會叫我好好安心的靜養。

要好了！」

金城：先生叫你好好的安心養病這沒錯啊！

土目仔：先生到底是怎麼說我的病，你還沒告訴我？

金城：這……先生的意思是說，越到後面病快好的時候，藥要放得重一些，病才會根除，所以藥放得比較重一些，注射次數也比以前多一點。

射次數也比以前多一點。

土目仔：你當作我是三歲小孩子。

金城：先生……是這麼告訴我……人家先生他是專門的。

土目仔：照先生這樣說的話，我的病應該是會越來越進步……怎麼會……

金城：聽先生的話就不會有錯。

土目仔：先生有沒有說什麼時候才會好？

金城：不用多久的時間。

土目仔：每次都是這麼說，怎麼都等不好？

金城：很快了。對了，阿爸，金保早上買了一條活跳跳的虱目魚要給你補，拜完觀世音菩薩之後我就端進來給你，多吃一些有營養的東西你的身體一定會很快就會好起來。

吃一些有營養的東西你的身體一定會很快就會好起來。

土目仔：又要吃補，吃了快一年的補，沒有芋頭蕃薯有用？虱目魚貴的要命，家裡真的那麼有錢？

金城：田裡的收成賣有價錢，家裡有一點錢。

土目仔：如果真的那麼有錢，你的那雙鞋破的那個樣子，為什麼不去買新的一雙？買一雙鞋好像不用開很多錢。我如果沒記錯一條虱目魚就可以買三雙鞋，我說得對不對？

沒記錯一條虱目魚就可以買三雙鞋，我說得對不對？

金城：鞋子怎麼能跟虱目魚比，除了給你補身體以外，還要拜觀世音菩薩，保佑阿爸的病趕快好起來，也保佑咱門全



家平安。

土目仔：拜觀世音菩薩是絕對不能省得！

金城：這雙鞋子我已經穿得很舒適，我不甘心將它丟掉，新的我可能穿不習慣。

土目仔：穿新鞋子誰不要？唉！一定是讓我這個老病拖累了你。

金城：阿爸，我說的話你為什麼總是不相信，難道我這個做兒子的會騙父親，我什麼時候曾經說過白賊話？

土目仔：還有先生打的針？那藥都不要錢嗎？金城：阿爸，你問很多次了，我也說很多次了，我們政府很照顧我們這

些農民，那些藥從衛生所免費就拿到，不要錢的，就像拿老鼠藥一樣，你要拿多少就有多少，不相信你可以

問先生。

土目仔：真的不用錢？

金城：不用錢。你放心啦。

土目仔：那先生那邊……

金城：先生和我們都熟的很，一點意思意思而已，先生不會計較那麼多。阿爸，這些事情你都不用去煩惱，給我們去

處理就好，你安心養病。天公疼好人，咱們每天都有燒香、燒銀紙，菩薩會保佑我們，你的病一定會將你保佑

快點好起來……

土目仔：菩薩慈悲……一定會……

金城：對啦，不會有問題的。

土目仔：虱目魚拿去分給榮祖、榮宗與木添吃。他們才真正需要補，你看你們將這些小孩子養得瘦巴巴的。

金城：有啦，也有煮他們的。

土目仔：嗯！

金城：對了，阿爸，看你的頭髮又變成白蒼蒼，有一段的時間沒有染頭髮了，下個月就有收成了，到時候就可以買黑

髮油來染阿爸的頭髮。

土目仔：七老八老了，還染什麼頭髮？被人家看到會說我老番顛。

金城：頭髮如果染了起來，看起來會年輕很多，人家會說我們兩人是兄弟，不是父子。

土目仔：「顯得有點開心」吃老就要認份。

金城：看起來也會比較有精神。

土目仔：黑髮油會不會很貴？

金城：阿爸，你不要什麼都計較錢，我們現在已經不像以前我們小的時候那麼貧窮，日子已經比較好過了，為什麼還

要苦毒自己？

土目仔：你說這樣怎麼會對，要不是我一捏一捏的節儉下來，我們會有今天這一大片土地嗎？我們會有那麼好的收成可

收入嗎？

金城：「插嘴打斷似的」阿爸你說的這些，我又不是不知道，反正黑髮油一罐又不用多少錢，我金城還有能力付得起來孝順我的阿爸！

「頓了一下」

土目仔：今天已經初幾了？

金城：初八。

土目仔：初八！是不是已經三月了？

金城：是啊！今天是三月初八。

土目仔：你阿母的祭日是三月十八，快要到了，只剩十天而已。

「金城稍顯得有點不自在」

金城：是啊！我們已經有在傳「準備之意」了。

土目仔：不管怎樣，我一定要去掃你們阿母與金妹的墓。

金城：讓我和金保去就好了。

土目仔：我自己知道剩沒有多少時間了，唉！也許……也許今年是最後一年……

金城：你怎麼每次都要這麼說。今年讓我們去處理，明年你的病一定會好，到時候……

土目仔：我沒辦法再等了。

金城：我是怕你堪不去，竹圍的田地離這裡有三里遠，你恐怕……

土目仔：你用牛車載我，我可以躺在牛車上。你不用怕，我決對堪得去。

金城：可是……

土目仔：不要再什麼可是不可是了，拖拖縮縮。

金城：我是為你擔心。

土目仔：這我知道啦。

金城：要是萬一在路上怎樣……那怎麼辦？……

土目仔：拼死我也要，你知道我決定的事情是不能更改的。

金城：「無奈的」好啦，我再去傳，我請先生一起去。

土目仔：你們阿母與你們小妹的墓，不知現在變成怎樣了？

金城：很好，每天我們去田地都會先到阿母與金妹的墓整理一番。

土目仔：等我死了之後，將幫我葬在你阿母與金妹的墓的旁邊。

金城：這……阿爸，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金城：這是最近的新開發的品種。

土目仔：這款好事情你都沒告訴我，一年有幾次收成？

金城：不一定啦，三次到四次。

土目仔：我們農民的日子開始快活了！

金城：阿爸你的醫藥費，替你補的東西，你都不要煩惱，也不要操心。

【客廳有著吵雜聲】

土目仔：真好，真好，阿爸今天十分的高興。外面是什麼聲音？

金城：我去看一看，我先扶你躺好。

土目仔：我想下去走走。

金城：這怎麼行？

土目仔：不然讓我坐在床沿上，人都快要躺到沒有元氣了。

【金城扶土目仔坐好】

土目仔：唉！沒有幾天我就可以去看你的阿母和小妹。你要早一點準備。

金城：會啦！阿爸，等會兒我就端風目魚湯進來。

【金保在左舞台追著他的兒子木添上】

金保：幹你娘，是不是你，你說？

【木添沉默不語，只管著躲來躲去躲著金保】

【金城亦退回至客廳】

金保：幹，看你要走到那裡去，會偷吃東西，你爹讓你死？你爹這一輩子最怨恨人偷東西。

金城：誰偷了東西？

【阿月與亦好帶著榮祖亦上，阿月嘴巴有殘疾，說話唧唔、唧唔】

【木添躲到阿月的身前，只是驚惶的望著金保】

金城：發生什麼事情？

亦好：有什麼事好好說，起腳動手的，不要將小孩子嚇到了。

金保：【指著木添】是不是你偷吃風目魚？

【木添仍是不語】

金保：你還不說，一個是啞巴，一個歪嘴。

【金保欲抓木添，阿月將木添拉至自己的身後，作勢要護著他的樣子】

阿月：是我，是我畀給木添的。

【金保衝動的要去打阿月，金城與亦好見狀拉住了金保】

金城：你的性子怎麼都不改。

金保：【對著阿月】你不知道那虱目魚是要給……

阿月：你是阿爸的兒子，木添就不是你的兒子？什麼好東西都往阿爸裡面送，木添吃的瘦巴巴，你眼睛亮亮看了廿不會心疼，一年多了，所有家裡的人除了阿爸，不是蕃薯就是蕃薯，三餐蕃薯，所有的錢都給阿爸注射，買貴的要命的好料給阿爸，再怎麼吃也不見有任何起色，就像將大筆的錢丟到糞坑裡，一灌黑髮油就夠我們吃了三個月，你白癡啊，什麼都看不出來？

亦好：妳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說話就要憑良心，我們過的不是一樣的日子嗎？也沒有比你們快活……妳說這話怎麼對？

金城：【故意提高音量】讓她說下去，我們把話說清楚。

阿月：牛賣了，房子讓給了別人，土地也賣了，所有的東西都賣得空空，我們以後要住在什麼地方？接下來呢？是不是要賣兒子？是不是要把我送到老鴿的地方討賺？

金保：幹妳娘，查某人說什麼瘋話。

阿月：怎樣！什麼事從我這裡來，不要牽拖我阿母，你沒有三小路用，不能給我們母子過好日子，陪你們在痛苦。

金保：你……

阿月：怎樣。我就知道你沒有用！只會在女人的面前耀武揚威，你在你大哥的面前就像一隻狗一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土地、房子人家怎麼賣你都不知道。我聽人家講，竹圍那塊土地值二十幾萬，被人家殺價殺到十萬，結果才拿到八萬。房子呢？你連賣多少錢你都不知道，這中間不知被人家黑了多少？私藏了多少？你傻傻的當著呆子、當著軟吃的被人家騙！

【阿月的這一席話，所有人都愣住了】

【突然『碰』一聲，土目仔應聲從臥室黑帆布倒向了客廳】

【所有的人再度愣住】

眾聲：阿爸！

阿月：我甘願啦，我甘願啦……

【燈光 Fade out 之間，金城在錯愕之後泛起微微的笑容】

【紗幕下】

## 第二場

時間：第一場之前。

人物：金城、阿通伯與買主。

地點：竹圍土地附近。

〔紗幕未拉起，金城與阿通伯來到紗幕前方〕

金城：再一個月就會有收成了，阿通伯〔指著前面的那片土地〕，你看今年的收成會要比去年好？

阿通伯：〔似乎有點咳嗽，說不出話來，但直點頭〕嗯！嗯！嗯！

金城：今年的米價不知怎樣，好在天空伯有幫忙，沒缺水，也沒有颱風，最主要是這片的土地有夠肥。

阿通伯：不，你們一傢伙子努力的作息，怎麼能說是天空伯……這才幾月份而已，天氣為什麼這麼熱……

金城：阿通伯仔，你是人不舒服嗎？

阿通伯：沒有啦，沒什麼，感覺稍為熱一點，喉嚨癢癢的。

金城：〔伸進口袋〕大概是走了這段路，我這裡有衛生棉仔紙，你要不要拿去擦汗？

阿通伯：老了，老了，沒有用了〔看了看金城的衛生棉仔紙，一副嫌惡的表情〕免，免，免，不要緊，沒有流什麼汗？

奇怪，為什麼沒有看到買主〔看看手錶〕，大概是我們來早了。

金城：〔望著前方〕看到這片黃澄澄的稻米，我整個人心情就好起來。

阿通伯：你準備要賣多少錢？

金城：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要賣多少錢？不過我聽人家在說，那一片土地至少值二十幾萬。

阿通伯：〔思考狀〕二十幾萬？真好，差不多啦，有啦，有價值啦。

金城：我也在想應該可以賣到這個價錢。

阿通伯：為什麼？

金城：〔指著〕那條路已經開好了，路邊的土地好像比較有價值。

阿通伯：你怎麼知道這些事？

金城：我也是胡亂聽來的。

阿通伯：有人這麼說！

金城：我也感覺得有這個價錢，一片土地要種什麼有什麼，我們這一帶就屬這塊土地最肥。

阿通伯：對的，對的，不要去胡亂聽人家亂講。

金城：你的意思是可以賣到這個價錢？

阿通伯：要賣到這個價錢恐怕……

金城：阿通伯，你說這樣是什麼意思？

阿通伯：沒有啦，我的意思是說……你這個價錢稍微有一點點困難，不過我會盡量替你說看看，但是說不過去我也沒有辦法，到時候就要看你自己的決定了。

金城：是啦，阿通伯，不好意思，這一次真麻煩你。

阿通伯：你說這些是什麼瘋話，我和土目仔是一輩子的老朋友，只差褲帶沒有一起綁，這種大待誌，再怎麼說我也應該出面替你說幾句話。

金城：土地買賣的事情，我是粗人，什麼也比較不懂，怕吃虧上當。阿通伯，你專門的，比較懂，所以……

阿通伯：無影啦！說專門我不敢當，比你們稍微認識一點可能是有啦。

金城：阿通伯，你在跟我們這些小輩的客氣，誰不知道……

阿通伯：你說這樣我就不高興了，這件大事情即使你不讓我插手，我也要插手，憑我與土目仔的感情，我如果不替你們幫一點忙，土目仔如果知道，他會饒過我嗎？

金城：啊……這件事情決對不能讓我阿爸知道。

阿通伯：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說……這……你阿爸跟我的感情絕對不是一天兩天。

金城：阿通伯的意思我了解。我老的還在問我說阿通伯上次來到我們家是什麼時候了？好像很久沒有看到阿通伯的人影？還在問我阿通伯什麼時候到我們家來跟他下棋、聊天配土豆，他還說家裡有幾罐老米酒要跟阿通伯輸贏喝。

阿通伯：哦！對了，我最近比較忙，你回去跟土目仔說，我如果找出時間來，馬上就會去看他，跟他喝個不醉不歸。

金城：我阿爸病得如此……適合喝酒嗎？

阿通伯：對，我居然忘了，還是你這個當兒子心比較細心。反正你回去照我剛才對你講的話對他說，等我比較有空的時候。

金城：不要緊的，阿通伯你到處奔走，每天忙得團團轉，爲了看我老灰仔耽誤你的時間，這樣就不好意思。

阿通伯：不要這麼說，說這樣就太見外了。土目仔今天的精神有沒有比較好？

金城：有啦，最近有比較好了。

阿通伯：先生應該有再來打針吧？

金城：對啦，最近先生又開始願意來打針了。噢！阿通伯，你怎麼知道先生最近又有來替我老灰仔打針？

阿通伯：哦……是這樣子的，我是聽村頭在說，加減聽來的。

金城：說得也是，憑阿通伯的人面，村裡所發生的事情，有什麼阿通伯不知道的事情。

阿通伯：金城，你又在虧我了。

金城：沒有啦，我是實話實說。

〔頓了一下，阿通伯頻看錶〕

阿通伯：這買主怎麼還沒來？

金城：唉！我有一點想不透，原先先生知道我們的艱苦，同情我們的孝心，醫藥費先欠著沒有關係，等以後告了一段落再慢慢還他，沒想到先生突然跟我們要所有的醫藥費，說他再也沒有錢去買嗎啡了。

阿通伯：結果呢？

金城：我那有可能一下子拿出那麼多錢來，那不是要逼我去死嗎？

阿通伯：你沒有告訴先生？

金城：怎麼會沒有，先生說他也沒法度，因為他也沒有錢了。

阿通伯：也難爲了你們。

金城：我四處奔走銀行、農會先想要借錢先來應付一下，幹！不知怎麼回事，沒有一個願意要借我錢，幹你娘，看不起我們這些種田的人，我拿土地去做抵押，沒有一樣不符合規定，說不借就是不借，幹！不知是什麼原因，我怎麼想都想不出一個道理來，簡直要逼我跳入糞坑。

阿通伯：你原先到底欠先生多少錢？

金城：五萬多元啦！

阿通伯：五萬多元！你當時爲什麼不來找我呢？

金城：怎麼好意思向阿通伯你借錢，我……

阿通伯：不是的，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說也許可以幫農會、銀行打個招呼。你應該來找我。

金城：有啊！怎麼沒有，我去你家找你，阿通嬤說你去台北跟人在談一筆生意，我急得快發瘋了，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知道我阿爸發作起來是不能等的，村子裡除了找阿通伯你幫忙，我真不知道還能找誰幫忙。

阿通伯：對啦，那時候我在台北幫別人辦一些事情，不在村子裡，真不湊巧，不好意思，這點沒有幫上你的忙。

金城：這怎麼能怪阿通伯你，怪我陳家全都遇上壞運氣。

阿通伯：就算我能幫上你的忙，農會要借你錢，放錢也要一段時間。

金城：先生也是這麼說，說農會或銀行的放款至少要等六個月，他沒有辦法等那麼久，他沒那多的錢進藥材。

阿通伯：我要是幫得上忙就好了。

金城：老灰仔在家裡難過的唉父叫母，我與我太太、金保幾個人才有辦法制止的了，他，全家快要被弄得崩潰了，日子快過不下去了。

阿通伯：僥倖哦！



金城：搞不過，我一直拜託先生，說前幾天的時候，我向先生講說已經找到了賣土地的買主了，馬上就可以談價錢了，不用多久，就可以將欠他的五萬多的醫藥費還他了，先生聽我這麼說就願意再來打針，我說這樣最好，不過不知談得成談不成還不知道，先生說這不要緊，那塊土地是在把的，要賣應該不會有問題。

阿通伯：其實先生說得也有道理，人家他也有他的苦衷，你也不能怪人家現實。

金城：也幸好，總算可以喘一口氣了。

阿通伯：難為你們了。幸好，土目仔有在燒香，生出你們這些孝順的兒子，要不然土目仔不知要變成多麼淒慘。

金城：這是我們作兒子的應該做的。

阿通伯：看到這片的土地，是我親眼睛看土目仔打拚一輩子用血換來的，我看了已經夠難過……更不用說你們……

〔頓了一下〕

阿通伯：買土地的人從那裡找的？

金城：農會裡面的人介紹的。聽說從城市來的。

阿通伯：有沒有信用？

金城：不知道，我也是很怕被人家騙！

阿通伯：聽說城市來的人出頭都不蓋好。

金城：所以請阿通伯你，在村裡有頭有臉來做見證，說話也比較有氣力。

阿通伯：我也希望能夠幫你們一些。你不是與買主約這個時候，怎麼沒有見到人影。

金城：大概快來了。

〔頓了一下〕

金城：我心裡一直不安，不知做的對不對，應該說我金城沒有才能，沒辦法賺大錢，我阿母與金妹的墓在竹圍的那一片土地，再怎麼說也不能動……他們已經躺在地上了，還不能安穩穩的睡著。

阿通伯：全村的人誰不稱讚你們，今天要找像你們那麼孝順的人恐怕也是很難的。

金城：村裡面的人，沒有一個像我們陳家這樣歹運，聽說吃喝嫖賭會把家業敗掉，我們陳家的子孫沒有一個是這樣子的，大家都是老老實實的過日子，每天燒香拜佛……

阿通伯：好啦，不要再激動了，你這樣子等一下怎麼跟人家談生意？

〔買方上場〕

阿通伯：大概是買主來了。

買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點事情耽誤，稍微遲到了。

金城：不要緊啦，這位是阿通伯，在我們村頭是有頭有臉的人。

買主：久仰、久仰。早就想來拜訪你老人家。

阿通伯：客氣，客氣。

【遞上了名片給阿通伯與金城】

買主：小小生意，見笑、見笑。來啦，抽煙啦。

阿通伯：【遞給阿通伯】多謝，多謝，等會兒稍微賣一點面子給我老灰仔的。

買主：當然、當然，你老的在地方上誰不敬重。

金城：【遞給金城】不好意思，我沒有吃。

買主：不抽煙好，不抽煙好。【對著阿通伯】以前在附近做生意的時候早就聽過您的大名。

阿通伯：那是你不棄嫌。

買主：不哪，以前要不是你的幫忙……

金城：你要出什麼價錢……

【買主替阿通伯點上火】

阿通伯：說這些幹什麼？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金城：原來你們早就認識了？

買主：不能說認識，有見過幾次面，說過幾句話，阿通伯做生意的頭腦，我是真正從心裡服氣。

阿通伯：我這個鄉下人怎麼能與你們都市人比。

金城：你看這片土地……

買主：誰不知道阿通伯是大大有名的地主，我如果有阿通伯土地的一半，我早就在家裡攬妻抱子，還在這裡拋頭露面。

阿通伯：說到哪裡去了，我今天是替我一輩子最要好朋友來看能不能幫一些忙。

買主：阿通伯不僅會做生意，還那麼講義氣，真是不簡單，佩服、佩服。

阿通伯：不要說這些五四三的……賣面子給我比較要緊。

金城：你們……

阿通伯：這是當然的啦！

金城：你要出什麼價錢？

【買主終於注意到了金城】

阿通伯：這位是我們村裡有名的孝子。

買主：你們村裡風水不錯，全都出有用的人。

阿通伯：這筆生意也是爲了他的父親的病。

金城：所以你要出甚麼價錢？

買主：嗯，金城兄的性子比較急。

金城：不是啦，我是……

買主：好啦，不錯，不需要多浪費時間，我們直接來談。

阿通伯：從都市來的，講的是效率。

買主：時間就是金錢。

阿通伯：說得是。

買主：金城兄，你是主人，我是人客，由你先講啦。

金城：你看，從這裡到那邊的牆頭仔〔指著遠方〕總共一甲五分七，那邊的土地還要比這邊肥。

買主：嗯！這我瞭解啦。

金城：我們不是要過去那邊看看？

買主：免啦！都是一樣。

金城：價錢你怎麼出？

買主：這樣怎麼對，應該由主人先出價錢。

金城：那樣我就出價錢了，我認爲這片土地至少也值個二十四萬。你想如何？

買主：我聽說鄉下的人都是比較老實忠厚的，沒想到這麼狠！

金城：不然你說你要出多少價錢？

買主：如果你這麼不客氣，我當然也沒必要客氣，依我看這塊地大概只值個八萬塊錢吧。

金城：幹！騙瘋子，八萬元，你吃人不吐骨頭。

買主：喂！少年的，說話客氣一點，什麼吃人不吐骨頭，做生意歸做生意。

金城：八萬塊錢要買我那塊地，想都別想。

買主：生意要是作的成，你是兄我是弟。作不成大家交一個朋友，如果有緣，以後合作的機會還多的呢。你要想賣個

好價錢，同樣的，我也想買個好價錢，大家沒輸贏，幹嘛這麼傷和氣，說話這麼衝，這樣很容易就得失人。

金城：我說的是實在話，難道我說錯了，你隨便去村裡問個人，是不是我說的對。

買主：我不必去問什麼，我說的就算。

金城：那一塊地可以說是全村最肥沃的土地，要種什麼就有什麼，就光是這一點它的價值就不止二十四萬。

買主：假如可種黃金生黃金，我就二十四萬向你買。

金城：會生黃金，我會將土地賣給你嗎？我不會自己種自己收？還得等你來種？

買主：就是嘛，生不出黃金就只值八萬元。

金城：稻子不是黃金嗎，能夠生出整遍的又肥又飽黃澄澄的稻子，那不是黃金嗎？

買主：誰告訴你我要在那裡種稻子？

金城：要不然你買這塊土地幹什麼？

買主：一畝地的米可以收成多少？

金城：這麼肥沃的土地不種田，會被雷公打死。

買主：我如果種稻子才會被財神爺打死。

金城：你到底打算……

買主：當然是做最能賺錢的生意啦。

金城：你要蓋房子？

買主：你問的太多了，我今天是來跟你談買賣土地的事情，不是來像個犯人讓你問東問西。

金城：這塊地是專門種田用，政府有規定是不能胡亂來的。

買主：這就不用你管了，我們自然有我們的辦法。對了，我忘記問你，那塊地旁邊的兩個墓什麼時候可以移走？

金城：什麼？還要移走那兩個墓！

買主：是啊，你不移走那兩個墓，我以後蓋房子要叫人家住在墓仔邊？我房子要賣給鬼啊？

金城：免談啦，要叫我移走我阿母和我的小妹的墓，什麼都不要說。

買主：這句話才是應該我說的，那兩個墓不移走，我買你這塊地，我又不是頭殼壞了。

金城：這樣最好，什麼都不用談了，幹！

阿通伯：好了，你們都不要爭執了，聽我說幾句話。

金城：阿通伯，你說他不是太過分了？

阿通伯：「對著金城」你也幫人家冷靜想一下，那兩個墓在哪裡，什麼也不能動，若是這樣子人家還要買那一塊地幹什麼？

買主：還是阿通伯講話比較實在。

阿通伯：「對著買主」你如果認為我說得話有公正的話，我就有一句話不得不說了，你開的價錢有比較低了一點。

金城：不是我在說而已，連阿通伯都看不過去了。

阿通伯：不過……你們再這樣爭執下去不會有結果啦，各要退讓一步，怎樣？

金城：哼！

阿通伯：「對著買主」你怎麼說？

買主：這樣子啦，我加兩萬啦，如果能讓那兩個墓移走，最後底線，十萬啦！  
阿通伯：〔對著金城〕那你呢？

〔頓了一下〕

金城：十萬元！如果可以讓墓留在哪裡，我減兩萬啦！二十二萬啦，其它免說啦。  
買主：免說就免說啦！

〔買主掉頭就想走，被阿通伯給拉著〕

阿通伯：有什麼事情好好的說，大家的性地不要那麼火大。

買主：幹！他如果沒有誠意賣，我也不稀罕，做生意講得是精打細算，全村裡的人就算有人要你那塊土地，也沒有人有才調，這我真清楚，你愛賣不賣，要耗姑大家就來耗姑，看誰不堪於等待。

金城：你！做人就要憑良心……哼！

阿通伯：不要那麼激動，有話好好說……

買主：怎樣，你如果有能力的話就去農會、銀行借錢啊，要不然你就要認命。

〔買主將契約書丟在地上〕

買主：要寫不寫隨便你，你如果願意寫，續辦好之後，你就能拿到現金，一分錢也不會少給你，我說得就是話，你自己做決定。

金城：要我移走那兩個墓，不賣就不賣。

阿通伯：金城，你要眼睛睛看土目仔在痛得唉父叫母嗎？

金城：我就是讓雷公打死我也不賣啦！

〔燈暗〕

## 第三場

時間：第一場前一年。

地點：同第一場。

人物：同第一場，外加村裡的先生。

〔紗幕拉上，燈亮〕

〔榮祖在飯桌上寫字，金保在一旁監督，榮祖一直搔著頭，對寫字相當不耐煩〕

榮祖：阿叔？

金保：趕快寫字。

榮祖：我寫好了。【迅速將作業收了起來】

金保：讓我看看。

榮祖：我已經寫好了。

金保：讓我看看。

【榮祖無奈的再度拿出來給金保，金保翻著】

金保：你還有兩行還沒有寫完，小孩子就學會白賊。

榮祖：我要出去與榮宗、木添一起去玩。

金保：寫完才可以去玩。

榮祖：等一下子就來不及了。

金保：什麼來不及？

榮祖：我們的田的旁邊有好幾台怪手。

金保：人家在挖樹有什麼好看？

榮祖：阿叔……

金保：先把字給寫完。

榮祖：爲什麼木添與榮宗都可去玩，我就不能去玩？

金保：你已經在讀書，讀書最要緊，人如果讀沒書，一輩子就作廢。

【榮宗煩躁搔頭的更起勁】

榮宗：這是什麼味道？

金保：寫字要專心，寫字如果不專心是讀沒有書。

榮祖：怎麼這麼香噴噴……阿嬤在煮什麼？

金保：寫你的字。

【榮祖貪婪又要從椅子上爬下】

金保：你又在幹什麼？

榮祖：那要煮給誰吃？

金保：反正不是要給你吃的。

榮祖：是不是阿公今天要回來？

金保：嗯！

榮祖：哦！我爸爸媽媽是不是也會跟著回來？

金保：【顯得不耐煩】你實在真囉唆。你知道你阿爸、阿母要回來，你還不趕快將字寫完。

榮祖：阿叔，這個字要怎麼唸？我也不會寫。  
金保：去問你們老師啦。  
榮祖：這樣我明天去學校再寫功課。  
金保：你又在想玩想旁找理由不作功課，那一個字？  
榮祖：這字。  
金保：你連這個字你都不會唸，這個字唸做中「出又乙」，像中國、中原就唸做這個字，阿叔說得對不對？  
榮祖：不對，不對，這個字念做「出又乙」，像不喜歡，就唸做「不、中、意」就是這樣唸。  
金保：明明這個字唸做中，不是唸做重。  
榮祖：是重不是中。  
金保：是中不是重。小孩子要聽大人的話。  
榮祖：老師也是大人啊？老師這麼教我們，我到底要聽誰的？  
金保：這……  
榮祖：哈，哈。  
金保：你在笑什麼？  
榮祖：這個字可以唸作中也可以唸作重，像「不中用」也是這樣念的。  
金保：幹，你小孩子就學會欺負你阿叔，誰教你的，看我怎麼修理你。  
榮祖：阿叔，我是在跟你七桃……  
金保：面黃肌瘦的土目仔被金城與亦好扶持著上場  
榮祖：幹！連阿叔都要欺負，真不像話……  
榮祖：「大喊」阿公、阿爸、阿母回來了，阿公回來了。  
金保：阿爸。  
榮祖：阿月上  
阿月上：阿爸。  
金城：阿爸你要走好。  
亦好：榮祖，閃開一點，給阿公過路。

金保：阿月仔，你先去弄一盆熱水給阿爸洗面。

【阿月點點頭下】

金城：亦好與金保將土目仔扶著逕往土目仔的房間，小心的讓土目仔躺在床上，土目仔呻吟著】

金城：小心一點，小心一點。

亦好：枕頭給他放正，棉被拿來蓋。

【阿月提了一盆水來到土目仔房間來】

亦好：放在這裡就好了，我幫阿爸擦。

【亦好替土目仔擦著臉】

金保：金保隨即從客廳倒了一杯茶進入土目仔的房間】

金保：阿爸你喝一杯茶？

【土目仔無力的揮揮手】

榮祖：阿公你回來了，可以跟我玩了！

金城：你住嘴，你沒看見阿公在難過，去外邊。

亦好：乖，不要在這裡吵阿公。

【榮祖不講話，但也沒出去】

金城：一路上也夠累了，先讓阿爸睡一覺，我們先出去。

阿月：知道阿爸今天要回來，廚房燉著四物雞。

亦好：阿爸，你先休息，金保與阿月知道你要回來，燉了四物雞，等會兒幫你端來。我們先出去，有什麼事情再叫我們。

【土目仔以呻吟回答】

【他們回到客廳的飯桌上，靜默，氣氛微悶，大家都不知道如何開口】

【亦好蹲下來看著榮祖】

亦好：讓阿母看看，怎麼越來越瘦。有沒有人欺負你，等一下告訴阿母。對了，怎麼不見榮宗呢？

榮祖：在外面跟木添看熱鬧。

亦好：看熱鬧！

金城：【對著金保】剛才我們回來的時候，看到好多人圍在那裡，是要將那棵百年樹砍掉是不是？

金保：是的。

金城：怎麼這麼快？前幾個月村長才在說那邊要開一條路而已，現在就已經開始在動工了。

金保：幸好，只從我們的田的旁邊開過。開這一條路倒霉的是赤獅仔伯的田地，又要砍掉這棵樹木，赤獅仔伯氣的中



風。

金城：真的？我們才去城裡沒有多久，變化怎麼這麼大？

金保：村里許多人擋在樹的面前說什麼也不讓他們砍那棵樹，說是砍了那棵樹要跟他們拚命。

金城：也難怪，這棵樹跟我們村里的人相處那麼久了，已經有很深的感情，而且這樹活了這麼久，是有樹神在保佑我

們村裡平安沒有事，要是砍了，路要是開了，是會觸犯神明。

金保：政府的人說我們這是迷信，爲了我們村裡的發展，這路一定要開。

金城：騙嘯仔，什麼叫做迷信，那樹仔是有生命的，只要有生命就有神在保護。

金保：村裡的人擋在那裡就有路用嗎？政府決定的事情那能可以讓我們自己決定要或不要。

金城：看大家的真的好像要去拚命的樣子，我好像看到阿通伯在向村裡面的人解釋。

金保：阿通伯向大家說，政府也是爲著我們村裡的發展在設想，所以才要開路。

金城：我們以後要到那裡去乘涼、下棋、聊天與搬戲？這樣做實在很超過，赤獅仔伯呢？

金保：躺在醫院，一天到晚吵著要回來，不給他們砍樹。

金城：唉！

〔頓了一下〕

金保：大哥，醫院的醫生怎麼說？

〔金城嘆了口氣搖頭不語〕

亦好：阿爸已經到了末期了，沒救了。

金保：到底是什麼病？

亦好：醫生說是癌症。

金保：什麼是癌症，癌症沒得醫嗎？

〔金城搖搖頭〕

金保：有查出病是怎樣引起的？

金城：醫生說可能是操勞過度，肝已經壞死了。

〔傳來土目仔尖叫呻吟的痛苦聲〕

金城：榮祖。

榮祖：阿爸。

金城：你知不知道先生的住所。

〔榮祖一臉茫然〕

金保：不是剛從醫院回來嗎？怎麼還要請先生？

亦好：知不知道阿猴他們家？

【榮祖急著點頭】

亦好：住在阿猴厝邊有藥味……

【榮祖欲急著去】

亦好：等一下，阿爸話都還沒說完。

榮祖：哦！

金城：你去請他先生來，說阿公在生病，人在難過，叫他趕快來看阿公。

【榮祖一溜煙下】

金城：醫生叫我們可以回來準備後事了。

亦好：這痛症會使人痛得受不了，醫生交代盡量讓阿爸舒服一點。

金城：叫先生來，看有沒有什麼辦法讓阿爸不會那麼難過。

阿月：阿爸知情嗎？

金保：妳住嘴，這裡沒有妳說話的份。

【阿月望著金保】

金保：下去忙妳廚房的事。

【阿月欲下】

金保：等一下！

【阿月再度回頭看著金保】

金保：燒的開水滾了沒有，端出來給大嫂與大哥。

【阿月下】

亦好：你不要老是對她這麼壞性子！

金城：【嘆了一口氣】這款事情怎麼能讓阿爸知道。

亦好：阿爸一直還以為他的身體壯的像條牛一樣。去醫院沒幾天就吵著要回來，說他沒病為什麼還要待在醫院，那是有錢人住的所在，他一點病也沒有。

金城：有嘴說到沒有沫，就說把它當作是身體健康檢查，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讓阿爸留下來。

亦好：醫生治療一段時間以後，就教我們回來了。

金保：醫生有說能夠拖多久？

金城：【搖搖頭】這不一定，看他的情勢。

亦好：醫生說盡量給阿爸吃的營養些，看能不能有點元氣，其它……其它只好……

【頓了一下】

金城：醫生說，如果有吐血的現象，就……

【阿月提著熱水出來要倒著開水】

亦好：讓我來，沒有關係。

金保：大的，我想要問……

金城：什麼？不要吞吞吐吐……

金保：我們撐得下去嗎？我們現在的情形……

金城：不用你說，我知道啦。

金保：我有一件事要與你商量。

金城：你又想要出去找工作？

金保：是啦！我已經找人在談了……這次，我要去台北找事做，聽說城裡找事情的機會比較多，說不定最近就有消息了，多賺一點錢，看能不能多貼補家裡的開銷。

【又傳出土目仔的呻吟聲】

金城：這種事情我與你說了好幾次了。去台北，台北不是那麼近。

【阿月又再度看著金保】

金保：你是在看什麼？我又不是不回來？

阿月：我不是不曉得你心裡在想些什麼？

金保：我心裡在想什麼？妳說呀！

金城：這件事情我本來就不贊成，就算我贊成了，阿爸在這個時候……阿爸如果知道也不會答應，阿爸看你不在如果問起來我該怎麼回答？

亦好：田裡的作息該怎麼辦？那麼大的一塊田，家裡正缺人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金城：該出去的應該是我，但是阿爸這時候正需要人家來照顧，更何況……

金保：怎樣？

金城：反正，說什麼我也不答應。在家裡真的那麼難挨嗎？

金保：但是家裡的開銷……

金城：這不是理由。這個事情讓我去操煩就好了，你不用煩惱。

金保：我……

【榮祖帶著先生上，先生手上拿著藥箱】

先生：土目仔伯回來了是嗎？

金城：「起身」是啦，在房間裡，不好意思，讓你跑了這一趟。

先生：老鄰居了，別客氣，是怎麼，不是剛出院嗎？

金城：拜託你。檢查的結果真是……肝癌，所以……

先生：唉！這就麻煩了。

金城：看你有沒辦法弄一些止痛藥給我阿爸。

先生：先帶我去看看。

金城：請了，先生，我阿爸還不知道他自己的狀況，請無論怎樣要幫我們保守秘密。

先生：土目仔伯還不知道嗎？

金城：嗯！

先生：會啦，我知道，你們的用意我瞭解。

【先生、金城、亦好與榮祖一齊到土目仔的房間，土目仔房間燈光不亮，仍集中在客廳。金保也要跟著進去，

阿月拉著他的手臂】

金保：妳要幹什麼？

阿月：你如果要去台北做事，我也要去。

金保：我又不是去玩，查某人愛跟路。

阿月：你要去做事，我要在哪裡？

金保：你當然是在家裡顧小孩子。

阿月：你真的要去外面做事，就算走到天邊海角，我也一定要跟著你去。

金保：你跟著要去幹什麼？

阿月：如果你出去了，就不會再回來了。

金保：你說什麼瘋話，誰說我不會回來的？

【阿月用堅定的眼神看著金保，金保有點不自在】

金保：看什麼？你手放不放。

【阿月不動】

金保：幹！叫妳放手，妳沒聽見嗎？

【阿月仍是用堅定的眼神緩慢的將拉他的手鬆開】

金保：這麼快就出來了？

【金城嘆著氣回到了飯桌】

亦好：先生看了直搖頭。

金保：那先生呢？

亦好：說要給土目仔注一支射，叫我們先回到客廳。

金保：家裡已經都沒錢了，有錢給先生嗎？

【金保望著亦好之後，又望著金城】

亦好：我這邊還有一點，不過不曉得夠不夠？

金城：沒關係，等一會兒問先生看看，如果不夠跟先生賒一下，先生應該會通融。

【金城發現金保與阿月之間的警扭】

金城：你們夫妻兩人又怎麼回事？家裡已經夠亂七八糟了。

【頓了一下】

金城：唉！到了萬不得已，看來只好把牛給賣了。

金保：要賣牛！

亦好：爲了阿爸這次去醫院，我們已經欠人家一筆錢了，要想辦法弄一點錢。

金保：阿爸他會答應嗎？阿爸一直將牛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金城：你難道想得出更好的辦法？

金保：而且牛也已經那麼老了，誰還要買牠來耕田？

金城：如果要我們的牛再去耕田，當然沒有人要。

金保：你們的意思是……

金城：這要怎麼說？

亦好：只好賣到屠宰場。

金城：我們的牛老成那個樣子，就算賣得錢恐怕也……還不了所有我們所欠的債，而且接下來阿爸……

金保：不過……

金城：好了，這件事我已與你大嫂商量過了，事情就這麼決定，所有的事情我都會去安排處理。

金保：我能說什麼？我們的牛跟了我們操勞了一輩子，現在已經老了，還不能安穩穩留在家裡，還要養別人的肚子。

【先生從房裡來到了客廳】

金城：先生，怎樣？

先生：打過了針，應該可以減少他的痛苦。

金城：希望是這樣子，要不然，我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亦好：真多謝你。

先生：說不定等一下他的精神就會好一點。

金城：只要讓我阿爸不要痛苦的那個樣子，做牛做馬我都甘願。

榮祖：阿爸，阿公是不是要死了？

金城：小孩子，胡亂說什麼。

榮祖：我看阿公的樣子好嚇人。

金城：以後沒有我的允許，不准你進入阿公的房間。

榮祖：我要跟阿公在一起。

金城：我說不行就是不行。

亦好：阿公現在人不舒服，需要多多休息，你整天皮的要死，阿公會讓你嚷嚷死。

金城：我警告你，你不要在阿公面前亂說話，聽到沒有！

榮祖：我知道啦！

【土目仔從房間內喊著金城，金城與金保迅速走入土目仔的房間】

亦好：不好意思，先生你來了這麼久了，也沒倒杯開水給你喝。【示意阿月倒水】來喝一杯水。

土目仔：【於房間內】我好的很。

先生：多謝。

亦好：先生請坐啦！

金保：阿爸。

亦好：裡面不知是什麼情形？

金城：阿爸你應該多休息。

土目仔：我沒事情了。

金城：這樣子不好。

土目仔：說沒事就沒事。

【土目仔讓金城與金保扶著緩緩的從房間走了出來，大家都嚇了一跳】

榮祖：阿公！

金城：阿爸堅持要出來。

亦好：阿爸你應該躺在床上。從床上起來怎麼沒有多加一件衣服。

【土目仔試著站穩著】

土目仔：免啦，跟你們講幾千遍了，我根本就沒病，我身體還勇健的像牛一樣。

榮祖：阿公！

土目仔：我的一個金孫。阿公回來了，來給阿公看看。

金城：〔對著先生〕這……

先生：我等會兒再詳細說給你聽。

阿月：阿爸，廚房燉了四物雞，我端出來給你用。

土目仔：不是我在說你們，你們都不知道賺錢的困難。人如果不懂得節儉，一世人都不會有出息。你們有女人在作月內

嗎？燉四物雞！要給誰吃？我小小的雞過有什麼大不了的？明天我又可以到田裡去作息了，去什麼大醫院？多了錢的，我土目仔的命潤的很。

金城：你年紀大了，去檢查一下身體也是應該的。

先生：土目仔伯，金城說得沒有錯，那是你好命。

土目仔：我這一輩子什麼時候好命過，在醫院隨便檢查什麼就要幾百元，還不是醫生爲了多黑咱們的錢，隨便他們開，我們就乖乖的要繳錢，騙人不懂，那些醫生實在是沒有良心。

〔大家都沉默不語〕

榮祖：阿公，你是不是可以帶我去抓水蛙？

金城：榮祖！

土目仔：怎樣，說你們兩句就拿小孩子出氣。

金城：沒有啦，阿爸。

土目仔：沒！說來說去還是我們的先生的醫術比較高明，打一支針之後，你看，什麼病也沒有了，跑到城裡去開大條的，怎樣，嫌錢太多了是不是？

〔先生顯得有點坐立不安〕

土目仔：先生啊！謝謝你。

先生：土目仔伯，你千萬別這麼說。

土目仔：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先生：對……對啦！

榮祖：阿公，你是不是好了，

土目仔：當然好了，你有想阿公嗎？

榮祖：有啊！

榮祖：〔看了金城一眼〕阿公你是不是可以跟我玩了。

土目仔：阿公最喜愛跟榮祖玩。榮宗與木添呢？

榮祖：他們在外面看熱鬧，阿公我帶你去。

土目仔：看熱鬧？有什麼熱鬧可以看看？

榮祖：阿公，看看，我們趕快來去看，來看大顆樹要倒下來。

土目仔：什麼大顆樹要倒了下來？

榮祖：反正那邊有很多人，很熱鬧。

〔榮祖與土目仔欲下〕

金城：先生，這麼好嗎？

〔先生點點頭〕

先生：應該不要緊，這藥的效果我了解。

土目仔：走，榮祖牽阿公。

金城：亦好，妳也跟著去，我不太放心。

榮祖：走啦，阿公我們快走。

土目仔：人如果不知節儉，一世人報廢〔下〕

金城：這到底……

金保：我阿爸的病真是給你治好了。

先生：我那有那麼行！如果治得了，我還待在這個鄉下地方嗎？

金城：是什麼原因？

先生：我老實告訴你們，我用的是嗎啡。你們知道什麼是嗎啡嗎？

金城：就像抽鴉片一樣。

先生：土目仔剛才的情形撐不了多久。

金保：那可以撐多久？

先生：這不一定，每一個人都不一樣，不過打嗎啡對病情毫無作用，只是麻醉藥讓土目仔變成沒有感覺。

金保：如果能讓阿爸舒服一點，那就讓阿爸一直打下去，反正……

先生：這嗎啡並不便宜！而且打嗎啡是有癮頭的，這個癮頭會越來越大，你們要仔細的考慮看看。

金保：家裡的狀況……

金城：在醫院的時候，阿爸難過起來起來要五個人才抓的住，阿爸如果在家裡痛得哭天喊地，別人會怎麼說我們？阿

爸這一輩子……

金保：難道沒有其它的辦法？

金城：只有想辦法籌錢。



先生：這洞是填不滿，可能會讓你們傾家蕩產。

金城：說不定阿爸跟本撐不到那個時候。情形也許不會那麼糟糕。

金保：要是……

金城：到這裡來了，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金保：錢的事，我也許可以分攤……

金城：你還是要出去工作？

金保：我做的到的。

金城：你如果真的那麼想出去做事，我這個做大哥的還能說些什麼呢？

〔燈暗〕

## 第四場

時間：1953年所發生的事情，當年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 『第一景』

地點：左舞台仍是土目仔古處厝的客廳，但原右舞台土目仔的臥室改為一棵大樹，此棵大樹最好有某一部份是實體，能讓演員爬上爬下，燈光只投射此一區域。舞台深處在大樹後面有兩位老人悠閒的在下棋，兩人表現出生氣活現的樣子，遠處傳來鑼鼓作戲的聲音。

時間：傍晚。

人物：老人甲、老人乙、金城、金保、金妹與阿月。

老人甲：將軍，你走那裡去，你沒有解了，死路一條，棄子投降吧！

老人乙：不算，我要收回那步棋。

老人甲：幹！什麼不算數，君子棋手無回大丈夫。你老是這樣子，輸了就不甘願。

老人乙：你好奸詐，故意用那種步數。

老人甲：下棋本來就是在用心機，不是我贏就是你輸，要不然就不是你輸就是我贏。

老人乙：說來說去都是你贏。

老人甲：下棋如果不想贏你，那玩起來還有意思嗎？

老人乙：你好臭屁！

老人甲：我如果沒有兩三下子，要臭屁也沒本錢。怎樣，走十盤你能贏我兩盤就算是你已經在走狗屎運了，輸了就要甘拜下風。

老人乙：不要在那裡吹牛了，再來排棋子，下盤棋一定要殺的你片甲不留。

老人甲：說得好聽。這樣子啦，我讓你一隻馬，你如果贏了，就算你有本事。

老人乙：好大的口氣，要讓我一隻馬，那你穩輸了。

老人甲：那可不一定哦！下棋要贏就是要知道怎樣活用你的棋子，不是在你有多少的棋子。少一隻馬，對我來說，青青菜菜啦！

老人乙：吹牛話別吹的太多，吹的太大容易破了。

老人甲：試看看就會知道。

老人乙：要試就來試。誰怕誰！

老人甲：不過只有這樣比實在沒有意思。

老人乙：那你想怎樣？

老人甲：輸贏一包土豆，你想怎樣？

老人乙：那我又可贏一包土豆，我看乾脆你先拿給我比較快吧，一邊下棋一邊吃土豆配燒酒，算我請客。

老人甲：哼！比了才知道輸贏。

老人乙：排棋啦。

老人甲：猴急什麼，先說好了，走了就算，沒有回棋。

老人乙：誰回棋了，走了，囉唆什麼？

老人甲：你老是說話不算數。

老人乙：只是下棋而已，緊張什麼！走啦、走啦。

## 『第一景』

〔遠處傳來鑼鼓作戲的聲音。〕

〔老人們下棋的場面變為背景〕

〔金保先行入場，一下子爬上了樹〕

〔金保像孫悟空一樣向遠方看〕

金保：〔向進場處揮手〕金城、金妹，趕快來，從這裡也可以看到那邊在搬戲。  
金保：趕快一點！

【金城牽著金妹的手一起進場】

【金城亦一下子爬上了樹】

金保：【指著】你看。

金妹：金保，我也要上去。

金城：來，你手給我。

【金妹因為年紀小，由金城與金保的協助亦爬上了樹】

金城：你看，在那邊。有看到嗎？

金妹：有啊，我有看到，他們還拿著刀子要打架。還有一隻猴山仔。

金保：那一隻猴山仔叫作孫悟空。

金妹：【對著金城】阿兄，我的頭妝又亂掉了。

金保：玩得像瘋女人一樣，還不亂。

金妹：要你管，阿兄幫我綁啦。

【金城溫柔的幫著金妹整理頭髮】

金城：要綁成什麼樣子，兩條辮子？

金妹：不要啦。

金城：妳今天怎麼這麼奇怪，妳不是最喜愛綁成兩條辮子？

金妹：我要綁一條馬尾，我今天看到姑娘頭妝綁成馬尾，我感覺很水。

金城：好啦，幫妳綁馬尾啦。那麼愛漂亮。

金妹：【對著金保】阿兄，什麼叫作孫悟空？

金保：孫悟空就是孫悟空……

金城：孫悟空就是猴仔山王。

金保：妳看，牠很厲害，牠翻一圈就能飛得好遠好遠！

金妹：哈！還有一隻大鼻子、大肚子，還有大耳朵。

金保：那是豬八戒。

金妹：哦！好有趣味。

金城：【用巴掌拍金妹的頭】好啦，馬尾仔。

【金妹摸摸她的頭髮】

金妹：阿兄，多謝你。

金城：有水嗎？

金妹：有啊！

金城：「指著」金妹，你看那邊，妳有沒有看到那一片種了許多東西的地方。

金妹：阿爸每天都在那裡。

金城：現在那個地方已經是我們的了。

金保：從這裡可以看到許多地方。

金妹：你們看，那邊有一個稻草人！

金保：我看看。有啊！

金城：以前阿母就像金妹那麼愛漂亮。阿母最愛妝稻草人，將稻草人妝頭粧，都綁成馬尾仔。

金妹：阿母妝的稻草人一定也很水。

金城：就像觀世音菩薩那麼水。

金妹：阿兄，你會不會像阿母一樣會妝稻草人？

金城：我不會。

金妹：阿兄，你會啦，妝一個很水稻草人給我。

金城：跟你講我不會啦。

金妹：你會啦，你如果妝稻草人起來，我就可以想阿母。

【頓了一下】

金城：妳有沒有看到阿母在那裡。

金妹：在那裡？

金保：在那裡。

金城：那邊有一堆土。

金妹：阿兄，阿母在裡面睡覺是不是？

金城：是啦。

金妹：她什麼時候會醒過來？

金保：阿母已經死了，不會再醒過來了。

金妹：我要與阿母一起睡。

金城：不要聽金保的，聽阿兄的，阿母會醒過來的。

金妹：阿母如果醒過來是不是會回來。

金城：當然啊！她一定會回來看看金妹。

金妹：阿兄，我聽你的，不要聽金保的，我們來打手印。

金保：金城在騙你。  
金妹：你亂講。  
金保：我才沒亂講。  
金妹：你亂講，亂講……  
金保：恰查某！  
〔金妹對著金保扮鬼臉〕  
金城：你們不要吵了。  
〔金城從口袋拿出一些土豆〕  
金保：阿兄，你怎麼會有土豆？  
金城：阿青仔給我的。  
〔金城將土豆分成三個部份，並分給了他們〕  
金保：阿兄，你亂講，阿青仔最貪吃了，不時都在流口水，那有可能給你？  
金城：吃土豆啦！  
金保：哦！我知道啦，你一定是去給人家偷挖的是不是？  
金城：不要問那麼多。〔頓了一下〕回家不要亂講話，聽到沒有。  
金保：有土豆吃，我什麼也不會講。  
〔金城看了看自己的那一份，又看看金妹那一份，又抓了一點塞給了金妹〕  
金妹：阿兄，那你呢？  
金城：〔又拍拍金妹的頭〕我還有，妳快吃。  
〔三人吃得津津有味〕  
金城：阿妹，你看，我們稻子長得都比別人要高。  
金妹：哦！  
金城：那邊是赤獅仔伯的稻子。  
金妹：阿兄，太陽快要被山切成一半了。  
金城：太陽要下山了。  
金妹：雲彩黃黃的，山也黃黃的，房子黃黃的，人也黃黃的。  
金城：稻子也黃黃的。  
金妹：〔向後看〕你看，田的中間有一隻牛。  
金城：那是隔壁村的牛。

金妹：別人都有牛，爲什麼我們就沒有？  
金城：我們比別人窮啊！假使我們有一隻牛，阿爸就不會……  
金妹：怎樣？  
金城：沒什麼啦……金妹你看，那邊還有一座橋。  
金妹：嗯！橋下有水在流。  
金城：水面上閃閃亮亮！  
金妹：牛也黃黃的，田也黃黃的  
金城：很漂亮是不是？  
金妹：嗯！阿兄，你也黃黃的。  
金城：妳也是。  
金妹：〔與金城一起開懷的說〕金保也是。  
金保：什麼？豬八戒要大開殺戒了。  
金城：別理他。  
金妹：阿兄，太陽如果下山了，月亮是不是就會出來？  
金城：是啊。  
金妹：阿母死了，是不是住在那裡？  
金城：爲什麼？  
金妹：阿母是不是像月娘仔那麼美麗？  
金城：有啊。  
金妹：月亮很漂亮，住著月娘仔，阿母很漂亮，也一定住在上面。  
金城：說得對。  
金妹：阿母在上面也一定看得到我們。  
金城：嗯！金妹也像阿母那麼漂亮啊！  
金妹：真的。所以我以後也要住在月亮上面。  
金城：阿兄才不甘你去住那裡。  
金妹：要不然我們一起去。  
金保：你們要去那裡？  
金城：沒有啦！

〔頓了一下〕

金保：你們看，孫悟空要去偷仙桃了，我們戲台前看好不好？

【阿月入場】

金城：啊！好啊，孫悟空偷仙桃我最愛看。

阿月：我就知道你們在這裡。

金保：又是妳，【學著她歪嘴的口音】我就知道你們在這裡。破嘴月仔，哈！

阿月：我也要上去。

金保：妳要上來幹什麼？這是男生的地方，妳女生不准上來。

阿月：金妹不是女生嗎？

金保：這……金妹不是女生，她算男生。

阿月：我不管，我要上去。

金保：好啊，讓妳上來，反正我們要走了。

【他們一個個下來】

阿月：你們要去那裡？

金妹：我們要去看戲。妳要不要去看。

金保：不行，不能讓她去。

金城：現在已經演到孫悟空要去偷仙桃。

阿月：我也要跟你們去看。

金保：喂！妳怎麼老是黏著我們。

金妹：她喜歡阿兄。

金保：哦！戀愛。

金城：你們都不要亂講話。

金妹：阿兄，羞羞臉。

金保：妳到底閃不閃開。

金妹：阿兄你不要那麼兇。

【阿月絲毫不為所動，金城右手牽著金妹，阿月隨即過去牽著金城的左手，金保見狀隨即分開他們】

金保：喂！不見笑，我阿兄才不會喜歡妳這個歪嘴的。

阿月：我要跟你們一起去。

【金城帶著金妹先下】

金保：拜託妳不要說話好不好，聽到妳說話人會生病。

【阿月欲跟著下，被金保擋著】

阿月：我也要去。

金保：就是不准妳去。

【阿月推著金保】

阿月：我要去那裡不用你管。

金保：恰查某，歪嘴月仔，就算所有查脯都死光了，也不會有有人喜歡妳。

【左舞台燈暗】

## 『第二景』

【右舞台燈亮起，桌上擺了一些米酒頭，和一些簡略的小菜，土目仔、阿通仔、阿里仔與赤獅仔他們正在喝酒  
助興】

阿里仔：土目仔，你出頭天了！現在有自己的土地，來喝一杯！

土目仔：僥倖啦！

赤獅仔：什麼在僥倖囉？這都是你甘苦熬出來的。

土目仔：無影啦！

阿通仔：我們祝土目仔以後收成豐盛。

赤獅仔：憑土目仔拚命的氣力，如果沒有收成，老天就沒有生眼睛了。

阿里仔：老天什麼時候沒生眼睛，你看我們稻子就屬土目仔長的最高了。

赤獅仔：已經比人還高了。

阿通仔：土目仔那塊土地好。

阿里仔：今年的米價應該會比去年好。

赤獅仔：來啦，喝酒啦。

土目仔：對啦，喝酒……

【土目仔欲倒酒，發現沒酒了】

土目仔：金城，金保……

赤獅仔：剛才還在這裡，怎麼一下子就不見了……

阿里仔：大樹旁在搬戲，可能是去看熱鬧。

阿通伯：我這邊還有半罐米酒頭……



【阿通伯倒酒】

土目仔：實在是……要出去也不說……

赤獅仔：啊，土目仔，你該滿足了，如果要說到我那些小孩子，皮的要死，氣就氣飽了，我的小孩子如果有土目仔的小孩子一半乖，我就謝天謝地了。我常對我小孩說，你們如果給土目仔來養你們，我看我那些小孩子會給土目仔

照三餐打。

阿通仔：那三個小孩子幫土目仔作息，很行的。

阿里仔：我那些猴小子如果能夠像土目仔的小孩子幫我做一些田裡的事情，我和我差別也不會那麼辛苦。

赤獅仔：你們這樣還算好，我的那些猴小子不要遭塌我們就啊彌陀佛，拉屎還得幫他們擦屁股。

土目仔：他們沒有老母，當然不能像你們的小孩那麼好命。

赤獅仔：我那個最大九歲的青仔還輸你七歲的金妹懂得事情。一天到晚就想要玩，不愛讀書。

土目仔：我們金保也不是一樣嗎？

阿里仔：人家在講，讀書是不能勉強，最重要的是做人愛老實、打拚。

阿通仔：說起來你的小孩子也是很命苦，跟著你也吃了那麼多的苦。

阿里仔：我們土目仔也不是軟吃的，一捏一把也已經把金妹從抱在手上一直捏會跑了。

阿通仔：什麼才會跑而已，找不到比金妹更乖巧的女孩子了。

赤獅仔：說到金妹，實在是太像土目仔嫂。

阿里仔：也莫怪土目仔疼金妹疼得像寶貝一樣。

赤獅仔：不僅那個形很像，連說話的樣子都像。

阿里仔：所以土目仔疼金妹不僅是疼女兒，也像在疼老婆一樣。

赤獅仔：一個男人養三個孤子，你要到哪裡去找？

阿通仔：土目仔，你為什麼不再替三個孤子找一個阿母？

土目仔：說什麼嘯話，誰還要我？

阿通仔：我們的土目仔那一點不好？老實、努力……

土目仔：我還拖著三個小孩。

阿通伯：人家如果不計較就好了。

土目仔：我小孩子已經吃不飽了，那有辦法再養一個老婆。

阿通仔：娶一個老婆幫你做事情啊！

阿里仔：阿通仔，不是我愛說你，你實在不太瞭解土目仔。

赤獅仔：就是嘛！

阿通仔：我為什麼不瞭解？

阿通仔：你難道不知道土目仔與土目仔嫂的感情？

阿通仔：哦……是這樣子，難怪……

阿通仔：我有一次經過土目仔的田，看到土目仔在土目仔嫂的墓前掉眼淚。這件事情我都沒有跟人家講。

土目仔：「難為情的」幹！什麼時候？說那些五四三，有的沒有的。

阿通仔：還沒有，我還看到……

土目仔：幹！你如果不開嘴，沒有人會把你當作啞巴。

阿通仔：你們大家看一看，土目仔喝酒喝到不好意思。

赤獅仔：說不定等下子就翻臉了。

【眾笑】

赤獅仔：好了啦，不要再玩弄他了，面紅的像喝醉了酒。

阿通仔：難怪要給土目仔介紹牽手，推三阻四的。

阿通仔：你如果常來找土目仔，你就能瞭解他心裡在想些什麼。

赤獅仔：幸好，土目仔你已經出頭天了，三個小孩子也長大了。

阿通仔：你得到的那片土地，是最肥沃的。

阿通仔：你與地主怎麼說？

土目仔：地主說可以分十年來償還。

赤獅仔：你就這樣就輕鬆多了。原來我一片土地的地主說不讓給我。

阿通仔：那後來呢？

赤獅仔：農會的人來說這是政府的政策，做田人有自己的土地，說了老半天才願意將土地讓給我。

阿通仔：地主怎麼跟你算？

赤獅仔：幹！地主說可以讓我土地，但是要一次將錢給付清。

阿通仔：怎麼這麼狠！

赤獅仔：騙瘋子，我怎麼會有那麼多的錢？分明就是欺負我這個做田人。

阿通仔：你的地主沒有意思啦。

阿通仔：這些地主全都是沒心肝的。

赤獅仔：後來農會的人又出面說話，才願意說分成三年。

阿通仔：還是土目仔比較好運。遇到比較有良心的地主。

土目仔：又不是還的比較少，只是拖得比較長一點而已。

赤獅仔：沒影啦！你這麼說就不對了，每個月要還的錢會壓死人囉！不像你每個月還的那些錢，輕輕鬆鬆就過的了。

阿里仔：我們不像阿通仔那樣有錢人家，一次就可以付清。

阿通仔：那塊土地我還不要呢，要不是我對那塊土地有一點感情，我才不要呢？

土目仔：我也在奇怪，為什麼阿通仔那一塊土地這麼便宜？

阿通仔：要不是這麼便宜，我怎麼可能一次付得起？

赤獅仔：我看你那片土地都沒有在動？

阿通仔：要種什麼也沒有幾根毛，種了也沒有效？

土目仔：你怎麼知道？

阿通仔：我聽人家……

赤獅仔：什麼？說話吞吞吐吐……

阿通仔：我們都多年的老朋友，說給你們知道也沒有關係。

阿里仔：要說就趕快，說那些五四三……

阿通仔：聽說我的一片土地死過了很多人！

赤獅仔：死過很多人！聽誰說的？

阿通仔：我自然有辦法知道，聽說屍體都在土地的下面！

土目仔：天壽哦！有樣沒樣，有才能說，你要嚇死人了。

阿通仔：信不信由你們。

阿里仔：是日本人做的？

阿通仔：日本人以前埋了一些軍犯。

土目仔：我們在這裡住了那麼久了，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赤獅仔：就是嗎。

阿通仔：日本人要是不讓我們知道，我們會知道嗎？

赤獅仔：那麼，你那片土地打算要種些什麼？

阿通仔：說你傻，你還真是憨，我問你，你敢不敢一天到晚在上面種東種西？

赤獅仔：我……

阿通仔：你如果想到下面……驚也嚇死人了。

阿里仔：這樣子我就不懂了，你不種東西，那你打算做什麼？

阿通仔：我可以做別的啊。

赤獅仔：土地不種，【笑著】難道要你蓋高樓大廈？

阿通仔：不能說沒有可能啊！

土目仔：你已經有好幾間房子了，幹嘛還要蓋房子？

阿通仔：我也沒說我要住……

赤獅仔：【笑著】難道你要賣？

【阿通仔曖昧的一笑】

赤獅仔：你要笑破我的嘴，吃都吃不飽了，誰那有錢在去買房子。

阿通仔：日本人已經走了……

土目仔：阿通仔，不是我在說你，土地不種東西，這是不對的。

阿通仔：我老了，種不動了。

赤獅仔：七少年八少年就說你已經老了。

阿通仔：就算是要蓋房子，劃定為耕種的土地，是不能隨便變更的。

阿通仔：那我自然有辦法。

土目仔：我們世代代都是在種田，你不種田是要去吃西風嗎？

阿通仔：好啦，我們不要再說這些了。我們是來向土目仔道賀的，喝酒啦！

赤獅仔：土目仔那塊土地比較肥沃，種什麼有什麼，【開玩笑似的】要不是土目仔已經先種了，要不然我吵架也要跟你

搶。

阿通仔：日本時代你在防空洞躲空襲，人土目仔是在那片土地躲空襲，你怕死，人家土目仔不怕死，你怎麼跟人家比。

【眾笑】

阿通仔：所以人土目仔才有權先挑上了那塊土地。

赤獅仔：我……那說到這一點，全村的人都稱讚土目仔你，我是沒有那個材料，不過，人家在說，賺吃有素，生命就要顧。

命就要顧。

阿通仔：幹！那時候誰曉得美國人要來轟炸多久，拼死拼命種的田，轟一聲就整個報銷了，幹，不值啦。

阿通仔：就是說嘛。那塊土地可以說是土目嫂的命換來的……

【大家自知說錯了些話】

赤獅仔：不是啦，土目仔，阿通仔不是這個意思啦。

阿通仔：今天是土目仔歡歡喜喜的日子，不要說這些悲傷的待誌啦！

阿通仔：不好意思，米酒頭一喝多了，話就亂說了，我的意思是說，土目仔嫂要是知道今天土目仔有今天，她一定會非常的高興。

常的高興。

赤獅仔：這一句才像人說的話，土目仔嫂一定會很高興。至少小孩子不用再跟著受苦了。

土目仔：一樣是要操心操命。

赤獅仔：不要緊啦！我的田地如果沒有那麼忙的話，我的牛可以借你拖，反正我的田就在你的隔壁，喊一聲就過去了，看看你的手，沒人比你手上的繭還要還厚。

土目仔：魯力囉，我土目仔有你們這些朋友……

阿通仔：好了，好了，不要老是說那些不愉快的話，喝酒啦，你們忘記了今天來土目仔這裡是要替土目仔高興的嗎？

赤獅仔：【倒酒】喝酒、喝酒，今天來個不醉不歸。

阿里仔：來乾杯。

【四人舉杯喝酒】

【外面突然有著吵雜的聲音】

外頭：是這間。

外頭：沒有錯吧？

外頭：你去敲門啦。

土目仔：外頭什麼聲音吵鬧鬧的。

赤獅仔：我去看看。

阿通仔：發生了什麼事？

阿里仔：這麼晚了會有什麼事？

【鄰人甲抱著金妹全身濕淋淋的屍體進場，鄰人乙、丙跟著其後】

土目仔：金妹是怎麼了？

鄰人甲：淹死了。

土目仔：你亂說，剛才我還看到她在外邊玩呢！

赤獅仔：阿彌陀佛！

阿通仔：真不幸！

阿里仔：先讓金妹躺下來。

【赤獅仔、阿里仔與阿通仔快速的整理桌面，將金妹的屍體放下】

土目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里仔察看著金妹，搖一搖頭】

鄰人甲：金城、金保與金妹三個人去隔壁村偷牽牛。

土目仔：什麼？不可能，我的小孩子不可能做出偷牽牛的事情！

阿里仔：土目仔，你先不要激動，聽他們怎麼說？

鄰人甲：剛才他們三個人去隔壁村偷牽牛的時候，被主人發現，主人叫了附近所有的人去追你的三個小孩子，追到一半，就發現金妹從橋上摔到溪裡去，所有追他們隔壁村的人將金妹救了起來，金妹早已沒氣了。

土目仔：原來是這樣子哦！

【土目仔深切的看著金妹】

阿里仔：那隔壁村的人呢？

鄰人乙：他們去報案，正在做筆錄。

赤獅仔：土目仔……

土目仔：去叫先生來看？阿通仔，你幫我去叫先生。

阿通仔：這……

土目仔：你是不是不知道地方，我告訴……

阿通仔：我知道啦。

土目仔：你怎麼不去？

阿里仔：土目仔，你要堅強一點。

土目仔：可惜我跟你那麼交情好，這一點忙都不願幫。我自己去叫先生。

【土目仔要出門，被眾人攔了下來】

赤獅仔：土目仔，你冷靜一點。

阿通仔：你清醒一點。

土目仔：先生，先生住在什麼地方。

【再度對著金妹的屍體】

土目仔：你剛才死到哪裡去了，叫妳不要跑到那麼遠去玩，你看全身都是汗。

【土目仔溫柔的幫金妹擦著汗】

阿通仔：【對著鄰人】那金城與金保呢？

阿里仔：對啦，怎麼不見金城與金保？

鄰人甲：隔壁村的人說他們也不知道。

赤獅仔：我看他們大概嚇得不曉得躲到哪裡去了，不敢回來了！

土目仔：叫妳不要玩的那麼瘋，睡得叫不醒了。

【土目仔對著鄰人】

土目仔：謝謝你，將我的猴小孩子送了回來，不好意思，他們是有一點皮。

鄰人甲：不會啦！應該的，應該的。

【土目仔對著赤獅仔】

土目仔：麻煩你幫我拿一件毯子，給金妹蓋著，不然他會感冒。

赤獅仔：唉，好啦。【赤獅仔下】

阿里仔：怎麼會突然發生這種事情？

阿通仔：【對著其他人】我們不是要趕緊分頭去找金城與金保比較要緊？

阿里仔：說得對，我也被驚得不知怎麼回事了？

鄰人乙：我們也願意幫忙分頭去找。

鄰人甲：對啦，我也去，多一點人去比較容易找得到。

【赤獅仔拿了一件毯子上，交給了土目仔】

【土目仔將毯子裹住金妹】

土目仔：你們看我的差別睡得那麼香。在這裡睡也不怕被人家笑。

阿里仔：土目仔：：不要積在心裡。

【土目仔發愣】

阿通仔：想要哭就將它哭出來。

土目仔：謝謝你們，我不要緊。

阿通仔：真的不要緊？

【土目仔點點頭】

土目仔：我土目仔還撐得住。

阿里仔：那我們去找金保與金城。

土目仔：拜託你們了，：：：

阿通仔：包在我們身上，無論如何一定會將他們安安全全的找出來，送回來給你。

土目仔：感心啦，不妄我土目仔交你們這些朋友。

阿里仔：那我們走了。

【眾人皆下】

【土目仔深沉的望著金妹】

【燈暗】

【呼吸聲與夜晚沉寂的音效 Fade in，直至下一景燈光亮起前 Fade out】

## 『第四景』

〔遠處的雞啼聲敲醒了沉睡中的夜晚，燈光緩緩又在左舞台亮起，土目仔顯然在客廳坐了一晚上，他的頭髮一夜之間全變成白色，遲滯且呆若木雞的眼神掩飾不了一臉憔悴，默默不發的看著前方。〕

〔外頭響起吵雜的聲音〕

〔重重的敲門聲，土目仔一點反應也沒有，持續兩三次〕

阿里仔：〔在外頭〕土目仔開門！

赤獅仔：土目仔！我們回來了。

阿通仔：推看看門有沒有鎖？

阿里仔：真的沒鎖。

赤獅仔：難到出去了嗎？

〔阿通仔、赤獅仔、阿通仔與鄰人帶著一身髒兮兮而嚇得魂不附體的金城與金保進場〕

阿通伯：有啦，有在啦……不就坐在那裡嗎？

阿里仔：土目仔你爲什麼……

〔所有的人看到場上的景象都憾得說不出話來〕

赤獅仔：土目仔，你有沒有怎樣？

〔金保與金城沒知覺隨即背對著觀眾，跪在土目仔的面前〕

阿通仔：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阿里仔：土目仔，你還好嗎？

〔土目仔無動於衷，阿里仔將手放在土目仔的眼前晃，但土目仔仍無反應〕

赤獅仔：土目仔失神了。

〔阿里仔用力去搖土目仔〕

阿里仔：〔大聲的〕土目仔！

〔土目仔眼睛一翻醒了過來，疑惑的望著阿里仔〕

阿通仔：土目仔，你醒一醒！

土目仔：是你們哦！〔突然抱著阿里仔〕金城與金保呢？金城與金保呢？你有沒有找到他們？

赤獅仔：就跪在你的面前。

〔土目仔注意到金保與金城，衝了過去，金保以爲要被揍，下意識的躲開〕

土目仔：你們有沒有怎麼樣？



【土目仔對著金城與金保又摟又抱】

阿通仔：僥倖哦！

土目仔：回來就好，回來就好。你們是在哪裡找到他們？

赤獅仔：躲在那棵大樹上。

阿里仔：我們找到這兩個小孩子的時候，全身顫抖，我叫他們，他們都不應，只好將他們抱了回來。

赤獅仔：看起來，這兩個小孩子需要去收驚了。

阿通仔：土目仔，你知不知道……

土目仔：什麼？

阿通仔：你知不知道你的頭髮……

【土目仔摸摸自己的頭髮】

土目仔：我的頭髮怎樣……

赤獅仔：都變白了。

土目仔：真的嗎？沒有關係啦，什麼都不要緊了，什麼都不要緊了……他們回來就好了，其它都不要緊啦。

阿里仔：這要叫人要怎麼相信？

金城：【突然的冒出一句話】與金保、金妹無關，都是我的主意，要打就打我。

金保：阿爸，你不要聽阿兄在說，是我們兩個人的主意。

【土目仔似乎整個人都醒了過來】

土目仔：真好，你們都回來了。

【土目仔在門邊拿著扁擔坐在他們面前】

土目仔：你們現在要老老實實跟我講清楚，金妹到底是怎麼……

阿通仔：快說，才不會討皮痛。

赤獅仔：孩子已經無神了，你這樣問也問不出結果來。

阿里仔：先想辦法看要怎樣安排金妹的後事。

阿通仔：屍體放在這裡總是不好。

土目仔：不行，我養了這兩個畜生有什麼用？泄死泄種，見笑死人。你們給我說清楚，為什麼金妹會跌入溪邊？你們為什麼要去偷牽牛？你們若是不給我說清楚，我非得把你們打死！【發出以扁擔撞擊地面聲】

阿里仔：土目仔，不要這樣子，事情都已經發生了，孩子已經嚇得沒神了，對孩子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赤獅仔：你沒有看到他們全身都在顫抖。扁擔先放下來，如果不小心誤傷了小孩子，看要怎麼辦？不管怎樣事情總已經

發生了。

鄰人甲：有話好好說。

土目仔：我如果沒有教訓這兩個小孩子，我才是對不起我的差別。【差別即牽手之意】

阿通仔：要教訓也不是在這個時候，孩子堪不住你用扁擔卵，會卵死人，你知道不知道？

赤獅仔：你如果又傷到了這個小孩子，你才是對不起土目仔嫂。

【赤獅仔要將扁擔拿了下來】

阿里仔：先問清楚，要處罰也不遲啊！說不定有其他的理由？

土目仔：去偷人家的牛，還有什麼好說的？

阿里仔：不一定……

土目仔：說，你們是不是去偷別人的牛？

【金城與金保皆不語】

阿通仔：【對著金城與金保】我看，你們還是趕快說，不要惹你們的阿爸越來越生氣。

金保：我們……一直跑……一直跑……

土目仔：你們在跑什麼？

金保：【金保的說詞一直是戰戰兢兢且顫抖】我與阿兄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一半才知道阿妹沒有跟了上來。

土目仔：一句一字不漏給我說出來。

金保：阿兄問我說阿妹呢？我們在那裡看了老半天就是沒有看見金妹的蹤影，阿兄說我們回去看看，我說我不敢，我

不敢……要是被人家捉住……後來……

土目仔：【大聲的】後來怎樣……

金保：後來我與阿兄偷偷跑回去看，就在……

土目仔：什麼？快說！

金保：【大哭】就看到金妹全身濕淋淋的躺在水溝旁，隔壁村的人正在用手壓著金妹的肚子。

阿通仔：隔壁村的人沒有看到你們？

金保：我與阿兄看得這個情形害怕的要命，我們躲在稻草堆裡面偷看不敢出來。

土目仔：說下去……

金保：我看到隔壁村的人將金妹抱走了，我們就知道金妹……已經……已經……

土目仔：你們當大哥的為什麼不將阿妹照顧好？

阿里仔：土目仔你冷靜下來。

赤獅仔：小孩子總是會犯錯……

土目仔：這麼大的待誌。我自己的小孩子難道不能教訓嗎？

阿里仔：不是說你不能教訓小孩子，現在我們應該商量該如何處理金妹的後事？這才是重要的事情。

阿通仔：先應該商量如何埋葬金妹，找風水先生，看要埋在哪裡？

赤獅仔：土目仔，你放心，我赤獅仔一定會幫你這個忙。

〔門外又有吵雜聲音〕

阿里仔：對啦，我們都會幫你處理這些事，我看金妹就埋在土目仔嫂的旁邊。一來金妹可以在土目嫂的旁邊，二來土目仔你在作息的時候也可以一起陪在他們的身邊。

赤獅仔：阿里仔說的是。

阿通仔：我去請師公，我們分頭去處理……

〔響起了敲門聲〕

隔村甲：〔在門外〕請問這邊是不是土目仔的家？

赤獅仔：我去開。

〔赤獅仔將門打開〕

赤獅仔：你們是……

隔村甲：〔在門外〕我們是隔壁村的人，要來找土目仔。

赤獅仔：是囉！請進，請進。

〔赤獅仔引領隔村甲與隔村乙上，隔村乙是隔村甲的兒子，拿了一些花生與稻米〕

隔村甲：請問哪一位是……

土目仔：我是土目仔，你們是……

隔村甲：我們是隔壁村的人，昨晚發生的事，我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土目仔：千萬不要這麼說，是我土目仔沒有好好管教小孩子，才會去偷牽你們的牛。

隔村甲：話是這麼說，但是所發生的事情……也不是我們所願意看見的……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好，土目仔兄，你要

節哀順變，人死是不能復生……

隔村乙：爲了表示我們的意思，我們拿了一點花生與稻米，意思、意思，請你們收起來。

土目仔：不，我不能收下你們的東西，我土目仔……

隔村甲：說起來我們也不知道要怎樣表示，待誌來的太突然了，所以帶了著些不值錢的東西，意思、意思，你如果不收

起來，我們的良心總是會不安，請土目仔兄你還是……

阿里仔：土目仔，你還是收了起來。

阿通仔：這是人家的一番心意。

〔隔村甲示意要隔村乙將東西遞過去，阿通仔代土目仔收了下來〕

阿里仔：到底是怎麼發生的？這兩個小孩子嚇得不知道人了。

隔村甲：是這樣子的，昨天黃昏快要晚上的時候，我從田裡回來，將牛牽至牛籠，我在門口前面收曬好的稻子，我的差別在後面廚房在煮吃，聽到房後面的牛欄聽到有奇怪的聲音，又聽到牛一直叫個不停，所以跑到牛欄去看個究竟，看到二個小孩子拉著我們的牛，其中的一隻牛已經走出牛欄，我的差別大喊一聲：『天壽哦！死孩子在偷牽牛』，並且大叫大喊叫我來抓小偷。我一聽趕快叫我的後生一起到後面看情形，我們到後面的時候，就已經不見人影了，聽我差別說有三個小孩子來偷牽牛，僥倖哦！日本時代才過不了多久，就有小孩子敢來偷牛，這事情還得了。我問我差別他們跑往哪裡去了？隨後我就教我的查別先看好牛，我就與我的後生一起去追，追不了多久，就在要過你們村裡的那一條橋，發現有一個查某茵仔跌落下去在喊救人，我與我的後生看到這樣的情形，趕快將小孩子救了上來。那時天色已經暗黑黑，她又喝了太多的水，也不會游泳，我們救上來的時候已經沒有氣了。

隔村乙：那時候我們還是想辦法要救小孩子，我與我老仔在他的肚子上一直壓著，看能不能將水給壓出來，將她救起來，但是我們還是沒辦法。

隔村甲：後來我們就去派出所報案，才知道是你們的小孩子，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子啦。

隔村乙：我們昨天晚上整夜就在派出所做筆錄。

隔村甲：土目仔兄，你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只要我辦的到，我一定幫忙到底。

【土目仔碰一聲跪在隔村甲的面前，並且磕頭，所有的人都吃了一驚】

隔村甲：土目仔兄你這樣子是在幹什麼？

土目仔：我向你回失禮，我土目仔一生清清白白，從來沒有做過違背良心的事，請你相信我。

隔村甲：我當然相信你，你這樣子我不敢當，有話站起來說。

土目仔：我土目仔一生中除了神明、父母親，從來還沒有向人下跪過，你是頭一個，我跪在你的面前，跟你磕頭，算是我向你賠罪，你們大家幫我作見證人。

【土目仔要向隔村甲磕頭，卻被隔村甲給攔住】

隔村甲：土目仔兄你要折損我的陽壽，千萬不可，千萬不可。

土目仔：我土目仔無能，我土目仔教子無能……

【此時金城突然站了起來，眼睛直視著土目仔，金城突然的舉動成了所有人的焦點。】

土目仔：你幹什麼……跪著……

【金城仍是不動凝視著土目仔】

土目仔：我叫你跪著你是沒聽到嗎？

金保：阿兄……

金城：阿爸，你爲什麼要跪人家。

土目仔：你做的事情還要問我？你會不會見笑……跪著……

〔土目仔過來金城邊，要強壓制金城跪下，但金城硬是站著不動，兩人僵持〕

阿通仔：金城你還是趕快跪著。

金城：我不要，我不要……

隔村甲：〔勸著土目仔〕不要，不要這樣子，有話好說。

土目仔：幹你娘，翅膀長硬了，你爹就不相信治不了你

〔土目仔氣的要再度從赤獅子手上搶回扁擔〕

金城：是他們害死金妹，是他們……

土目仔：你住嘴！

隔村甲：說這樣怎麼對。

隔村乙：這樣就沒意思，卻反而……

阿通仔：小孩子有嘴沒唾，不要與他們計較。

土目仔：幹，你還不知道錯，你去偷牽牛，如果你們三個都被淹水，人家照樣不用賠你。

〔土目仔拿著扁擔再度逼近金城〕

赤獅子：你這樣又是在幹什麼？扁擔給我啦。

〔兩人搶著扁擔，但土目仔堅持不放〕

土目仔：我們家的事，不用你來管。

赤獅子：幹！你說這是什麼瘋話，

赤獅子：幹！不要管就不要管，我看你又要做什麼後悔的事情。

隔村乙：阿爸，我們留在這裡已經沒意思，我們回去吧。竟然說是我們害死的。

〔隔村甲與隔村乙兩人欲下，被土目仔攔了下來〕

土目仔：等一下，先不要走，事情我會給你們一個交代。

隔村甲：〔態度稍轉硬〕好，我們留下來，看土目仔你要怎麼處理。

土目仔：〔對著金城〕幹！要你跪著在人家的面前你是沒聽到？

金城：我不跪！要跪他們？我就是給阿爸打死，我也甘願。

隔村乙：我們爲什麼要在這裡聽無意思的話，早知道就不要理這些有的沒有的。

金保：阿兄……

金城：說不跪就不跪。

土目仔：好，真好，你有骨氣，你爹就成全你。

【土目仔突然措手不及的拿起扁擔要向金城卯，金保爲了保護金城將身體靠了過去，此時瞬間燈暗】

眾人：金保！

金保：阿爸，我的腳……我的腳……

【左舞台燈暗】

## 『第五景』

【右舞台燈亮，兩老人仍在那裡下棋，但比第一景更呈現老態，兩人動也不動靜默一段時間，似乎垂死在那裡】

【老人甲緩緩的動了起來，兩人的對話亦同樣的節奏】

老人甲：你到底走或是不走？這一步棋你快想了一柱香的時間了。

老人乙：甘有規定下棋不能想棋嗎？

老人甲：我沒有說不能想，但是看這個態勢，你想破頭也沒有解了。

【老人乙緩緩的移動一步棋，手似乎微微顫抖】

老人甲：我是叫你走下去，不是叫你回棋。

老人乙：我如果沒有回棋，這棋是要怎樣走下去？

老人甲：走不下去就認輸。重新排棋子再走另外一盤。

老人乙：我沒有力氣了，回棋比較快一點。

老人甲：好啦，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老人乙：這一盤棋我們走了多久了？

老人甲：想不起來了，管它走了多久了。

老人乙：嗯！土豆呢？

【老人甲緩緩的拿起旁邊的空袋子】

老人甲：在這裡。這包吃完了。

老人乙：這包是誰的。

老人甲：想不起來了。好像是我的。

老人乙：沒有土豆是要怎樣下棋？

老人甲：就是嗎？趕緊再找一包土豆。

【兩人在周遭尋找，突然老人乙詭異的笑著，從他身旁緩緩的拿出一包新的土豆】  
老人乙：哈！我這邊還有一包土豆。

老人甲：這下好了，我們又可以繼續下棋了。

老人乙：下棋，下棋……

【頓了一下】

老人乙：你怎麼不走？

老人甲：好像欠了什麼東西一樣。

老人乙：什麼東西？

老人甲：米酒頭呢？

老人乙：對、對、對，米酒頭。【拿起對著觀眾方向的空酒罐】你看，米酒頭也喝完了。

老人甲：唉！沒米酒頭是要怎樣下棋？

老人乙：說的對，還有米酒頭嗎？

【兩人亦再次尋找，老人甲從身後又取出了一瓶米酒頭】

老人甲：哈！不輸贏，這裡還有一瓶。

老人乙：我們又可以下棋了。

老人甲：下棋，下棋……

【頓了一下，他們又似乎垂死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老人甲：將軍，你又死棋了。

【老人乙又緩緩移動了一步棋】

老人甲：你又要回棋了。

老人乙：不回棋怎麼玩得下去？

老人甲：好啦！你喜歡怎樣就怎樣，我已經讓你一隻馬、一隻炮、還有一隻車，你還要怎樣……

【燈暗】

## 第五場

時 間：1945年，台灣受日本統治的末期，美國飛機經常性空襲台灣。  
人 物：土目仔、土目仔嫂、金城、金保與強祿中的金妹

地點：竹圍的那片土地上。

〔農地被美國轟炸機炸的到處都是大塊瓦礫，土目仔所有初種的農作物都被毀了，一片殘破狼藉的景象，綁馬尾的稻草人亦歪歪斜斜的立著，強樑中的金妹在稻草人之下，四周一大群麻雀叫聲不絕。土目仔看到農地變成如此，蹲在地上發呆，土目嫂似乎習以為常，並帶領著金保與金城整理農地〕

〔土目仔嫂見土目仔發呆狀〕

土目嫂：你不趕快來做，你在發什麼呆？〔對著金城〕這隻劊子給你。

金城：喔。好。

土目仔：幹！又是死美國人……

土目嫂：〔對著金城〕將那邊的土砂清一清，手腳快一點。

土目仔：不採工啦，做的要死要活……

土目嫂：金城，幫阿母搬這裡的大顆石頭。

金城：這石頭這麼大顆，我搬不動。

土目嫂：慢慢搬，太大顆，先用劊子剝小顆一點，這樣就好搬多了。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土目仔：美國人與日本人打起來，打他們自己的地方嘛！打別人的地方，打死都不用賠！

土目嫂：〔對著金城〕手腳快一點，等下如果又空襲……

金城：飛機來了別人都躲在防空洞，只有我們在這裡撿石頭。

土目嫂：我們如果都不做，你要吃什麼？

土目仔：人如果不打拚一點，一生都不中用。

土目嫂：我們沒有比別人更好命。

土目仔：日本人還沒有走，又多了一個美國番仔。

土目嫂：你到底來不來做，你不要每次都要這樣在那裡嘮叨唸個不停。

土目仔：你爹不爽啦。

〔此時外場一隻麻雀起鬨聲，土目仔拿起石頭對著外場的麻雀〕

土目仔：幹！閃啦！你們沒看到什麼都沒有了嗎？去啦，去別的地方撿死人骨頭。

〔麻雀群一陣騷動〕

金城：這邊的土砂要搬去哪裡？

土目嫂：先放在那邊。

土目仔：幹！怎麼趕也趕不走。

土目嫂：別在那裡牽拖麻雀。



土目仔：你將稻草人妝扮的像女人有三小路用？幹！

【又丟了一塊石頭】

土目仔：你爸就不相信丟不到。

土目嫂：你在發神經病是不是？

土目仔：我看到就一肚子火！

土目嫂：如果要氣早就氣死了。

【響起娃兒的哭聲，土目仔嫂抱起金妹】

土目嫂：阿母惜，乖乖睡，一眠大一吋。

【土目仔亦拿起工具開始做事】

土目仔：美國飛機一來，整個土地就翻了過來。

土目嫂：早不是已經說好了，做多少算多少。

土目仔：我不甘願啦。

土目嫂：你能拿鋤頭去將美國飛機打下來嗎？你不甘願！不然要怎麼樣？我愛來這裡嗎？跟別人躲在防空洞裡就有三餐可以耗姑？【對著金妹】趕快睡，阿母幫你搖。

土目仔：你選的土地，不用怨嘆。

土目嫂：我選這塊土地有錯嗎？

土目仔：阿通的那塊土地，從來沒有被炸過。

土目嫂：如果要注死，要炸的話，什麼地方都一樣啦。

土目仔：這離山頭近，石頭全都落到了這裡來。阿通仔離的較遠，至少……

土目嫂：你看阿通仔的那塊土地能夠種得出東西來嗎？

土目仔：至少也不用在這裡搬石頭。

【土目嫂將金妹放回原處，並順手稍微整理稻草人】

土目嫂：阿通那塊土地，離村裡較近，收成跟地主對分。我們這塊我們分八，地主分二，我們又不是傻瓜，做的要死要活給地主分一半。

土目仔：你要拿石頭與地主分？要不然抓幾隻麻雀分地主。

土目嫂：等我們有了收成，別人不羨慕你土目仔才怪。

土目仔：你在哮喘！你查某人懂得什麼？跟地主分這塊沒有人要來種的地方，你想看看，地主為什麼要分我們八？你屁股想到背部去了。

土目嫂：那是地主對我們不錯。

土目仔：對啦！不錯，搬石頭不錯啦。

土目嫂：不會常常帶倒楣！總有一天我們會出頭天，土目仔，趁我們年輕還做得去的時候多做一些，至少要留一點有價值的東西給我們的兒子，不要像我們一樣什麼都沒有，生活的這麼甘苦。

土目仔：別人也沒有比我們更好，是美國人與日本人……

土木嫂：別怨天尤地，天空疼愁人，我們傻傻的做自然有傻福。

〔土目仔不語〕

土目嫂：來啦，這塊比較大塊，咱門兩個人來搬。

土目嫂：我們兩個人有辦法嗎？

土目仔：忍一下就過去了。

〔兩人咬牙試著搬，搬了幾步土目仔放了下來〕

土目仔：幹！重的死沒人。

土目嫂：凹一下，一下就過去了，等一下如果又再空襲，什麼都做不成。

土目仔：好，來。

〔他們又是了一次，但沒走幾步又失敗，〕

土目嫂：前幾天我遇上了地主。

土目仔：怎樣？

土目嫂：地主說，空襲如果過去了，他可以考慮將土地便宜賣給我們。

土目仔：隨便說說我也會。

土目嫂：不，我看他不像在開玩笑，他說別人都在躲空襲，只有我們還在做，將來我們一定會有很好的收成。

土目仔：我們要到哪裡去生這筆錢？

土目嫂：我也是這樣告訴地主，你知道地主怎麼說？

土目仔：怎麼？

土目嫂：他說沒有關係，到時候可以用收成來慢慢還。

土目仔：這個時候會有收成？

土目嫂：地主做人還算有良心。

土目仔：妳查某人就是心軟，人家隨便說兩句甜頭，妳就當作人有良心！含眠摸含眠，妳從小時候，什麼時候看過平靜的日子？

土目嫂：再沒有多久了，戰爭就要過去了。

土目仔：誰告訴你戰爭就要過去了。

土目嫂：你希望空襲都不會結束？

土目仔：如果一直這樣空襲不停……不過……

土木嫂：不過怎樣？

土目仔：聽妳這麼說，我才想起來，前幾天我聽阿通仔在說，日本與美國人打起來，不用多久。

土目嫂：阿通仔的話能信嗎？他在說的話我感覺不太對。

土目仔：你查某人就是心胸狹窄。

土目嫂：他又從那裡聽來的？

土目仔：那時候根本沒有人相信阿通仔說的話，誰會問他怎麼會知道這些事。

土目嫂：如果真是有那麼一天，不知有多好？

土目仔：聽你們這麼說，說不定是真的。

土目嫂：真希望有那麼一天。除了種稻米，到時候我要在這一小塊地方種花。

土目仔：不，種西瓜，種大顆西瓜，種那個紅通通的西瓜，可以吃到粗飽的西瓜。

土目嫂：你只想到要吃。你看到花開的那麼美麗，難道不會心情高興嗎？

土目仔：我如果看到紅子西瓜，我的心情會更加高興。

土目嫂：貪吃鬼！

土目仔：我不想到要吃、難道教我用看的就會飽，種花能吃嗎？

土目嫂：你種你的西瓜，我種我的花。

金城：阿母，我幫一起種花。

土目嫂：看見沒有，你的大兒子站在我這邊。

土目仔：好啦！妳愛種什麼就種什麼。

土目嫂：你也要幫我種。我要種在這裡。

土目仔：好啦，隨便妳啦，不過……：：：你也得幫我種西瓜。

金城：阿爸，我也會幫你種西瓜。

土目仔：不用啦，你負責吃就好了。

土目嫂：我們的農地一定是最漂亮的。

土目仔：不，別人看到大西瓜，抓偷西瓜的就顧不了。

金城：我來顧西瓜。

土目嫂：憑我們兩個人一定可以的。

金城：還有我。

土目嫂：好啦！趕緊啦，先將這塊石頭搬走。

土目仔：好來，金城你也來。

金城：好。

土目嫂：來，一、二、三。

【他們一鼓作氣終於將石頭搬離到一邊，個個氣喘如牛】

土目嫂：快，還有那邊。

土目仔：身手快一點。

【土目仔發現金保坐在地上發呆】

土目仔：金城，你不趕快做，在那邊含眠？

土目嫂：怎麼不說話？

土目仔：一定又在哭餓，趕緊起來做？你沒看見金城做的那麼努力。

土目嫂：我看看。

金保：阿母，我要吃西瓜。

土目嫂：我知道，我們很快就會有收成，那時候要吃多少就有多少。

土目仔：這個時候誰有東西吃，那是有錢人才有的吃，我們是窮苦人家，沒有資格喊餓。

土目嫂：不要在那邊大聲小聲的，孩子在流冷汗。

土目仔：讓他躺在一旁，等一下就沒事了。

土目嫂：你沒看到孩子臉色在發白！

金城：阿母，我肚子也很餓。

土目嫂：阿母知道，不用再多久……

金城：不用再多久是多久？

土目嫂：你剛沒聽到你阿爸再說，再不用多久我們就有自己的土地，到時候……

金城：那到底是多久？

土目嫂：我……

金城：我不管，我肚子也很餓。

土目仔：不要在那裡哭餓，你沒看見你阿母在……

【土目嫂背對著觀眾解開衣服，以母乳餵著金保，金保貪婪吸著】

【土目仔有點看不過去】

土目仔：金妹的娘，你這樣……餵金妹的奶有夠嗎？

土目嫂：不夠也沒有辦法，孩子餓的快昏了過去，先讓他的肚子填一點東西。

【土目嫂將金保躺在一旁】

土目嫂：先讓他躺著，讓他睡一覺。

【頓了一下】

土目仔：幹你娘！妳要種花有三小路用。就像稻草人妝得那麼水，麻雀甘會驚！

【土目嫂不語】

【此時響起了空襲警報聲，金妹被驚醒的大哭，土目仔與土目嫂兩人相互凝視】

金城：阿爸，阿母，飛機又要來了。

土目仔：要躲嗎？

土目嫂：你說呢？

【土目仔思慮了一下，搖頭】

土目仔：已經三月份了，再不搶種就來不及了。

土目嫂：也好，跟人家躲在防空洞裡也不能耗姑。

土目仔：生命有數，如果……全都是命運，怨不得誰，多做一點，說不定……

【他們又埋首於工作，此時淡入天空飛過一列飛機的音效，金城仰頭望】

金城：【興奮的】飛機，好多飛機！咻……

土目仔：幹你老母，快作息，你巴不得看見飛機來炸死你！

金城：【仍掩飾不了金城的興奮】飛機，飛機飛的好高，好高……

【土目仔欲揍金城】

金城：【直指著天空】阿爸，你看……

土目仔：看什麼？有什麼好看

金城：飛機在放雞蛋……

【土目仔隨著金城所指的方向望去】

金城：有好多的雞蛋！

土目仔：【慌張的】金妹他娘，炸彈飛往這裡來了！

【土目嫂亦慌張的往天空看】

土目嫂：土目仔你趕快帶著金城與金保快跑，我去抱金妹，趕快！

土目仔：好。金保，趕緊起來。

【此時一顆子彈在附近的地方落下，他們站不穩，燈光昏天暗地】

土目嫂：土目仔，帶小孩子快走。

【土目仔抱著金保與拉著金城就要下場，土目嫂在慌忙之中不小心被石頭絆倒，土目仔原本要過去扶土目嫂】  
土目嫂：不要管我，來不及了，快跑，不要管我。

【土目仔望了一眼土目嫂，隨即帶著金保與金城下場，土目仔一時爬不起來，用爬的方式，一步一步往前，直到了稻草人下金妹的旁邊，將金妹整個抱在懷裡】

土目嫂：不用怕，阿母在這裡，阿母在這裡……觀世音菩薩會保佑我們……觀世音菩薩會保佑我們……  
【金妹的哭聲停止】

【此時響起了巨大的麻雀漫天亂飛的音效】

【一時燈光再度四射之後，燈暗】

【靜默約十秒鐘之後，傳來娃兒微弱的哭聲】

【幕下】